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

上編

古籀文字攷

孟德述先生稿
王蓮考證

臺灣版自序

這部論文集分為上下二編。

上編《經今古文字考》原由山東齊魯書社于1986年出版。這是根據漢代今文字與古文字的相異，剖析兩漢時期經傳中的許多異文；因而對於漢代經傳今文本與古文本的沿革變遷，試得略略考見其間的源流本末。

下編《古籀文字考》，包括論文六篇，雖則寫定已經長久，尚未完全刊佈。其中僅《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早時發表在1937年《文瀾學報》三卷一期，係採用王國維的說法，再徵引古器物上文字以證明王氏之說。

這二編本來應該新題書名來加以概括，成為上下一貫，方能顯出前後相承的連帶關係。從晚周到兩漢時期，文字演變劇烈，原因當屬多端，尋求其間脈絡相承，或可以由本書窺見一二。

茲蒙臺灣台北市實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之雅意贊同，授權該公司將上下編匯合予以出版。我的積年經歷辛勤，今幸成果得以完整問世。夙願實現，私心實深欣慰。是以樂為此序。

金德建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序

本書中包括我從事研究古文字學的論文共五篇，現在就合併這五篇成書，題稱為《古籀文字攷》。

《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曾經發表在1937年三月《文瀾學報》三卷第一期。歷時至今已經很長久了。當時發刊的《編餘後語》中說起拙文，說為是：「根據古器物文字，以證成王靜安戰國時兼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並能進一步作精核之估計，以為不但兼用籀文，既北土之燕、趙亦然；古文則『大都在齊、魯一帶』，『不會多至六國』云。蓋助王說，而又訂王說者。」

其他各篇，都和古代文字籀西古東的觀念有相當的連帶關係；從這個觀念出發推論及于其他有關文字源流的領域，而更作深入的探討。

回憶1930年以前，我曾經肄業于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胡樸安師授以文字學大綱及《易經》學等課。胡師啓迪後生，崇尚清儒樸學，而復參以現代各科學術新知。文字學大綱講義當時更刪訂成為概要，既稍遲刊佈的《文字學ABC》，世界書局出版。其間論文字演變，頗介紹吳大澂諸家之說，尤其是王國維的戰國時籀西古東的說法，甚所推重。當時我對于海寧王氏的立說，驚為新奇；惟私念尚疑缺乏實證。日後我寫作《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的動機早已萌芽于這時候。

《經今古文字淵源臆測》一文也是本書中探討的一個重要部

份。我曾經寫過《經今古文字考》一書，書已于1986年10月由齊魯書社出版了。現在再發表這篇《窮源》，以探究今古文字如何來歷的淵源脈絡，如何由古代文字的變遷同異，到漢代經籍異同是拙著《經今古文字考》的一點點補充的性質。題目上叫做《窮源》，顯而易見是所探索的達極不完備的意思。

金　滇　達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上海

衷心感謝王原瑗仲（蓮常）先生為本書題簽，尚係1946年所寫，彌可珍貴。

目　錄

臺灣版自序
序

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 1

第一節　东土運用古文之证　1
第二節　西土運用籀文之证 30
第三節　古籀文字的性質 51
第四節　王國维说的批评 53

《史籀篇》有說解的推測 59

一、《史籀篇》的效用在于籀讀 59
二、《史籀篇》的说解内容是講起二字词为相同 60
三、王國维说《史籀篇》中無说解是錯的 62
四、《史籀篇》说解應是解说东土的古文 64
五、释《史籀篇》的一条佚文 66

經今古文字淵源蠡測 71
第一章 古文性質指时间上古遠 71
(一)释"方""旁"今古異文 71
(二)释"位""立"今古異文 73
(三)释"鄂""虢"今古異文 74
(四)释"闢""闢"今古異文 76
(五)释"廟""庙"今古異文 77
(六)释"終""冬"今古異文 78
第二章 古文性質指地域上行用于东土 80
(一)释"季""圣"今古異文 80
(二)释"君""公"今古異文 81
(三)释"德""惠"今古異文 83
(四)释"齐""资"今古異文 85
(五)释"慎""昏"今古異文 86
(六)释"许""鄫"今古異文 87
(七)释"御""馭"今古異文 89
(八)释"畏""威"今古異文 90
(九)释"寶""俘"今古異文 92
(十)释"桓""狟"今古異文 94
(十一)释"棠""棖"今古異文 95
(十二)释"陈""墜"今古異文 96
(十三)释"道""導"今古異文 98

(十四)释"且""祖"今古異文 100
(十五)释"永""羕"今古異文 101
(十六)釋《秉保之造戈》 103
(十七)释"惠""慧"今古異文 104
(十八)释"鄀鼄"与"鄀"今古異文 107
(十九)释"聖""聲"今古異文 109
(二十)释"越""粵"今古異文 111

漢代古文家字學的來歷 115

論奇字淵源西土籀文 125

(一)創通奇字出于揚雄 125
(二)揚雄奇字的来歷 126
(三)奇字淵源史籀 127
(四)奇字与古代西土地域 130

《說文》"讀若"本字古文舉例 137

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

古代东西土古籀文字不同之说，创自近人海寧王國維氏（見《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現在本文中，就是根据了王说而再征引古器物上的文字来加以证明。先证明古代东土地域運用古文，其次再证明古代西土地域運用籀文。

第一節　東土運用古文之證

《说文》帝字下云：

諦也，王天下之号。

古文帝。

此与"示"字的古文作 例同，都是从一而並不从二。古金文里"帝"字不作古文寫法而同於篆文的，例如《宗周鐘》、《㝬狄鐘》、《憲鼎》、《師嫠敦》、《䏚敦》、《嘉礼簋》、《寡子卣》等器上頗見，這些器物地域都不在东土。其同於《說文》古文的，僅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此东土齊国器物。

《說文》典字下云：

五帝之书也，

古文典，从𠬜。

"典"字的古文从竹，見於东土之：

《齊侯鐘》——作

《齊侯鎛鐘》——作

《陳侯因資敦》——作 陳國在今河南淮陽縣及開封縣以东，接近东土齊、魯。

《說文》封字下云：

爵諸侯之土也， 古文封省。

古文的"封"字省从寸，見於东土之：

《陳逆簋》——作

《說文》寅字下云：

髕也， 古文寅。

古金文"寅"字，有不同的幾種寫法，例如《彔伯戒敦》作 《師奎父鼎》作 《寅簋》作 等形散見於各器。還有一種作 此为"寅"字古文，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陳猷釜》——作

《说文》旨字下云：

美也， 古文旨。

古金文作 頗多見，其同於《说文》古文的，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作

《说文》至字下云：

鳥飞从高下至地也， 古文至。

古金文"至"字的特征是下面多加一横畫。古金文里，例如《穆公鼎》作 ，《敔敦》作 都不加一畫，和《说文》篆文相同；這些器物地域均不在东土。其同於《说文》古文的，見於东土之：

《齊子仲姜鎛》——作

《邾公牼鐘》——作 這个古文形作，比較《说文》古文更多一畫。此器与《邾公華鐘》等均屬东土邾國器物。《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把邾公華考釋作周公華，以为"此周公華与，雖不見於史傳，要亦王畿内食采邑为卿士与"。如果依据了阮说，那末杜預说過：周采地扶風縣有周城，而《周公華鐘》就要称为西土地域的器物了。但阮氏這一说却並不可靠。因为原来這一个字並非"周"字。阮氏云："此周字程易疇所定，为古篆文；莊進士述祖釋为邾。公五等之爵，于其國皆稱公，似也；

然按其字形，不如釋周为長。"阮氏不過在疑似之間，以为大概"釋周为長"，其实並没有很确当的理由。吴大澂在《邾公牼鐘》下说：" 即《说文》 字，古'邾'字，象龜鼈之形，舊釋'周'非。"今按吴大澂说法對的。知係"邾"字，則邾地据《左傳》隐公元年杜注云："邾今魯國鄒縣。文公十三年杜注又云："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可知《邾公華鐘》为东土魯國器物。

《日在庚的鐘》——作 此邻國器物。"邻"字經傳所見作"徐"。《左傳》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东南。"今江苏徐州境。鄰近齊魯，也在东土地域。

《说文》履字下云：

足所依也， 古文履，从頁从足

此古文形作，疑后世流傳误加了从舟。因为《说文》只说起从頁从足，並没有再说起過从舟；並且《集韻》也说"古作踕"，必有所据。見於古金文的，如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说文》賓字下云：

所敬也， 古文。

古金文"賓"字多作 ，例如《鄭邢叔鐘》、《頌敦》《張仲簋》、《晨尊》等器物上都有。其同於《说文》古文的，見於东土之：

《許子鐘》——作 ，又有作 ，疑亦之残文。鄦國地置在今河南許昌縣境，處于齊國西南的一个小國。

《说文》霸字下云：

月始生魄然也， 古文霸。（徐鍇以为古"審"字，非也）。

古金文"霸"字很多見，大都作 ，其同於《说文》古文的，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嚴可均《说文校議》所云："鼎彝器銘作 ，"即指此齊侯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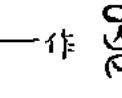
《说文》紹字下云：

继也， 古文紹。

此古文"紹"字，見於东土之：

《陳侯因資敦》——作 按《玉篇》、《廣韻》、《汗簡》所記"紹"字的古文俱作，

段玉裁曾经据以改正《说文》古文。现在再证以东土《陈侯因資敦》上的古文也是从邵而描成，就可见《玉篇》、《廣韻》、《汗简》里所記古文反而可信，而《说文》這个古文却是流傳的訛文了。

《盧鐘》——作  吴大澂以为即"紹"字古文。

《说文》鬼字下云：

人所歸为鬼， 古文从示。

古金文如《盂鼎》从戈作 ，《梁伯戈》从支作 。其同於《说文》古文的，見於东土之：

《陳助敦蓋》——作

《说文》期字下云：

会也， 古文期。

古金文从日作古文者，見於下列幾件东土器物上。然而没有省去从 ；疑《说文》古文有误，应该作 。古文的特征，僅把从月改做从日。例如：

《齊侯鎛》——作

《齊侯中鎛》——作

《齊良壺》——作 文曰："眉壽無期"。《貞

松堂集古遺文》釋為"冀"字，恐不確；实在就是"期"字的古文。

《孟姜盤匜》——作 文曰："無期"。薛尚功釋為"無謀"，非是；应亦"期"字古文。此器薛氏据《古器物銘》云："得于淄之淄川"。則出土地点在东土齊國境内。

《沇兒鐘》——作 此东土邾國器物。

《王子申盞盖》——作 銘文书体瘦長整齊，極近东土齊、許、陈諸國器。

《冀公匜》——作 文曰："受福無期"。薛尚功釋作"謀"字，非是，应当也是"期"字古文。此杞國器物。杞本都陈留雍丘縣，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以并之，遷都淳于，又遷緣陵。襄公二十九年又遷淳于。今河南杞縣，即雍丘也。淳于廢城在山东安邱縣东北。緣陵故城在山东樂昌縣东南。杞伯器多出土於山东新泰縣，是其制作时地，当不在河南，而在东遷山东以后矣。

《夆叔盤》——作 文曰："壽考無期"。《貞松堂集古遺文》釋为"暮"字，非是，实即"期"字古文。此器出土地点在山东滕縣，亦东土器物。

《夆叔匜》——作 文曰："壽考無期"。

《懷鼎》——作 文曰："眉壽無期"。

《竇皃鼎》——作 文曰："眉壽無期"。《貞松堂集古遺文》釋为"冥"字，实即"期"字古文。罗氏謂："此器近年出土"。然而地点未詳。考銘文有云："苏公之孫"。苏地在今河南溫縣西南二十里，当东西二土之间。但銘文书法瘦長，近於陈器，是其制作必在东土無疑。

《说文》苟字下云： 自急敕也， 古文。

古文作 ，見於东土之：

《楚良臣余義鐘》——作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及《攈古录金文》均釋为"庳"字，形殊不類。孫詒讓《古籀拾遺》以为係"苟"字之古文，是也。从銘文的书法字体辨别，極近齊·許诈國器。銘文屢次说"余述斯于""余義""余萬"，疑係东土邾國的器物。

《余義編鐘》——作

《曰五庚曰鑺》——作 此字疑亦"苟"字古文，跟《楚良臣余義鐘》和《余義编鐘》的"苟"字形体相近。此亦东土邾國器物。

《说文》揚字下云：

揚 飞举也， 古文揚，从支。

古金文"揚"字大都作 。其同於《说文》古文的，見於东土之：

《邾公剣鐘》——作

《说文》正字下云：

正 是也， 古文正， 古文正。

古金文"正"字上面多加一畫作 ，此見於东土之：

《鄀子妝簋》——作

《子璋鐘》——作

《子璋编鐘》——作 此二器，以銘文书体辨之，皆为东土器物。

《許子鐘》——作

《邾公华鐘》——作

《邾太宰簋》——作

《拍尊盖》——作 又有"平"字作 。

《句鑵》——作 此器文字皆反刻。以銘文书体辨之，近於东土器物。又有一器作 。

《王子吳鼎》——作

《陳子子匜》——作 陳國本接近齊、魯；銘文有云："孟姞"，孟姓亦在魯。

《陳侯因資敦》——作

《禾簋蓋》——作 有文曰："孟姬"，係孟姓器物，亦在魯所作；銘文书体近於东土器物。

《王孙鐘》——作 銘文书体近於东土器物。

《楚王酓编鐘》——作

《寧兒鼎》——作

《邾公剑鐘》——作

《余旻匜》——作 銘文书体近於东土器物，疑係邾國器。

《者減鐘》——作 銘文书体亦近东土器物。

《拿叔盤》——作 "正"字文残，当缺一畫，亦係古文。《貞松堂集古遺文》謂："出土山东滕縣。

根据"正"字的古文来推测，那末"政"字古文即应作 ，這也見於东土之：

《齊侯鐘》——作

《齊侯鎛鐘》——作

《王孫鐘》——作

《齊子仲姜鎛》——作

《鉦鉞》——作 銘文有"伐邻"，又有"處此南疆"，殆制作於东土邻地。

又"征"字的古文便应作 了，這也見於东土之：

《日在庚申鐈》——作 此邻國器。

《说文》僕字下云：

给事者， 古文从臣。

古文从臣，見於东土之：

《公伐邻鼎》——作

《公伐邻鐘》——作

《说文》鈞字下云：

三十斤也， 古文鈞从旬。

古文从旬，見於东土之：

《陈子禾子釜》——作

《说文》禹字下云：

虫也， 古文禹。

古金文所見，如《秦公敦》文曰："竈宅禹賣"，与《说文》篆文同。《说文》"禹"字古文的特征是上面从人而不从𠙵，這也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此係"禹"字之古文。銘文曰："處禹之堵"。

《齊侯鐘》——作

《说文》歌字下云：

詠也， 或从言。

這一个或体从言，恐怕性質上也应該屬於古文，因为僅見於东土之：

《楚良臣余義鐘》——作

《朝歌右軍戈》——作 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东北，地近东土。

《说文》孟字下云：

长也， 古文孟。

古金文"孟"字形体有二種寫法：一作 ，一作。比較起来后一種从子下面還增加二点，照理应該和《说文》古文作較为相近，或与竟是《说文》流傳脫去从

四，根据金文反而可以用来校正《说文》古文的。因为從地域上看，也是 字所見的古器物，皆在东土：

《魯大司徒匜》———作 此魯大司徒仲伯所作器，魯东土之國。

《陈子子匜》———作

《鑄公作孟妊簋》———作 《禮记·樂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之后於鑄。"《左傳》襄公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鑄。"鑄为春秋时小國，地域在今山东肥城縣南之鑄鄉。是《鑄公簋》亦东土器。

《孟申鼎》———作 孟申为谁，不可考。然魯姓始於魯桓公子慶父后号曰孟申周氏；則孟申殆或魯人亦未可知，亦东土之器。

《齐侯匜》———作

《郘季鼎》———作郘，魯所取，見《左傳》襄公十三年，則亦东土之國。杜預云："亢父有郘亭。"亢父故城，在今山东济寧縣南。

《未肇鼐》———作

《口季作孟姬鬲》———作

《吳彭父作皇祖庚孟敦》———作 作

亦作 ·吴地在今江苏境，亦东土器。

《白家父作孟姜敦》——作 亦为古文之异形，孟姜殆亦鲁人。

《说文》遂字下云：

 亡也， 古文遂。

此古文疑流傳有訛，应当依照东土的《齊陈曼簋》改正：

《齊陈曼簋》——作

《说文》畐字下云：

畐也， 古文畐如此。

此見於东土之：

《齊子仲姜鎛》——作

《说文》肅字下云：

持事振敬也， 古文肅。

此古文亦見於东土之：

《王孫鐘》——作 《说文》謂古文从心从尹，蓋从開从丑之訛，据此可以訂正《说文》古文。

《說文》御字下云：

使馬也， 古文御。

古金文中如《頌鼎》等器皆作 ，均同於篆文。其作古文者，見於东土之：

《馭方鼎》——作 銘文有："王南征伐角𠂤"。吳大澂謂："即北𠂤之𠂤。"故城在今河南省汲縣境，接近东土地域。銘文有" "字，吳大澂謂："地名，疑即邳字，在魯薛縣。"

《大鼎》——作

《諆田鼎》——作

《師㝨敦》——作銘文有："伯和父"，薛尚功謂："和，衛武公也。"衛地本东接齊國。

《說文》鐵字下云：

黑金也， 古文从夷。

此古文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銘文曰："吉金鉄鎬鑄鋁"。

《齊侯鐘》——作

《說文》友字下云：

同志为友， 古文友。

古金文所見"友"字多作 形，只有东土所見另外有：

《邾友父鬲》——作　此与《說文》古文形近。疑《說文》古文稍訛，当据此訂正。

《無專鼎》——作 　吳大澂以为器名舊釋誤，更易"無專"为"無惠"。則此亦为东土鄫地制作器物。

《師遽方尊》——作

《說文》我字下云：

施身自謂也， 古文我。

古金文中《毛公鼎》作 凡數見，他器如《召伯虎敦》作 ，均与篆文形同。其与《說文》古文形全同者，見於：

《楚良臣余義鐘》——作 -此东土邾國器物。

《曾伯𡭴簠》——作 《攈古录》卷三之二謂"鄧莒滅之；鄧太子巫仕魯之世所造器"。亦东土器物。

《邾公鈎鐘》——作

《說文》侯字下云：

春饗所射矦也。 古文矦。

古金文所見，形体多種，如《康侯鼎》作 ，《匽侯鼎》作，《召伯虎敦》作 。其同于《說文》古文者，見于东土之器物：

《齊矦𣪘》及《中𣪘》——作

《齊國差敦》——作

《己矦鐘》——作，此东土纪國器。

《齊子仲姜鎛》——作

《陳侯鼎》——作

《齊侯敦》——作

《馭方鼎》——作

《魯芮鼎》——作

《陳侯因資敦》——作

《說文》鳳字下云：

神鳥也。 古文象形。

此古文見于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薛尚功著录復有《齊侯鐘六》字同，均鳳字古文。《窓斋集古录》有《鳳尊》作 ，恐亦东土制作之器。

《許子鐘》——作 。係鳳字古文。

《說文》二字下云：

地之數也， 古文二。

古金文中同於《說文》古文者，見於：

《綴敔齐君瓶》——作 ，銘文书体瘦長整齊，洵为东土器物無疑。

《說文》妣字下云：

歿母也， 籀文妣省。

證此《說文》籀文，原为古文之誤。因其見於东土之：

《齊侯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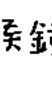
《齊侯鎛鐘》——作

《說文》畏字下云：

惡也， 古文省

古文从 ，恐怕略有誤衍，应从心。此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文曰："畏忌"。

《齊侯鐘》——作  文曰："畏忌"。

《说文》師字下云：

師 二千五百人为師， 古文師。

古金文中如《師奎父鼎》、《南宮中鼎》、《師寏鼎》等器所見，皆同《说文》篆文，其近古文者，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薛尚功釋为"師"字。

《齊侯鐘》———作 此皆係"師"字，从斗，又从 ，与《说文》古文近似。

《说文》成字下云：

成 就也， 古文成从午。

這古文形体，見於东土之：

《沇兒鐘》———作 此东土邻國器物。

《齊侯鎛鐘》———作 东土邻、齊二器，其"成"字均从 ，与《说文》古文从午，符合題旨。

《说文》君字下云：

君 尊也， 古文，象君坐形。

古金文上"君"字多見，都作 ，其同於《说文》古文者，見於东土之：

《邾公鈺鐘》———作

《夜君鼎》——作 銘文书法瘦長，極近东土齊陳、許諸國器。

《齊侯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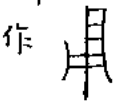
《说文》用字下云：

可施行也， 古文用。

古金文上"用"字極多見，均同於《说文》篆文。其同於古文者，見於东土之：

《鄂公剑鐘》——作

《王子申盞盖》——作

《楚良臣余義鐘》——作  這三个古文形体特点，都是多加畫。

《说文》刻字下云：

鏤也， 古文。(各本無此文，段玉裁依《玉篇》增補。)

這古文形体，見於东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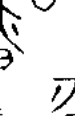
《齊侯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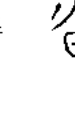
《说文》慎字下云：

謹也， 古文。

此古文亦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邾公華鐘》——作 

《說文》鸛字下云：

鳥也， 古文鸛， 古文鸛，
古文鸛。

古金文如《旡季良父壺》的"鸛"字作 ，省从鳥，与《說文》古文不同，而《旡季良父壺》也不是东土器物。《說文》雖則指出了好幾種古文形体，然而从隹不从鳥，是這幾種古文所共同的。此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齊太僕歸父盤》——作

《說文》保字下云：

養也， 古文不省， 古文。

《說文》說起"保"字有二種古文形体。然而作却和《說文》"盂"字的古文作完全相同。"盂""保"既为互相不同的二字，這二个字的古文那里会得相同呢！大概"保"字的古文

作 或訛變的，而"孟"字古文下面還要增加从皿（詳前）。

《說文》"保"字古文又有作 ，然而見於金文上均从王作（《汗簡》古文亦如此），和《說文》古文从 𠂤 稍异，這是应当根据金文和《汗簡》訂正《說文》古文，此皆見於东土之：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齊子仲姜鎛》——作 又作 。

《齊侯敦》——作

《齊侯盤》——作

《齊侯匜》——作見薛氏《鐘鼎款識》卷十二。

《齊侯甗》——作

《叔盤》——作

《叔匜》——作

《季保敦》——作 当係残文，上面必定還有从王。此器嘉慶丙子出土直隸易州，亦东土器。

《召伯父辛鼎》——作

《大保鼎》——作 見《攈古录金文》卷二之三。

《大保鼎》——作 見《攈古録金文》卷二之一。

《大保簋》——作 見《攈古録金文》卷一之三。

《大保簋》——作 見《攈古録金文》卷二之一。

《大保爵》——作

《大保敦》——作

《说文》堇字下云：

黏土也， 皆古文堇。

"堇"字的古文从田，見於东土之：

《齊侯壺》——作

《齊陈曼簠》——作

《说文》淵字下云：

回水也， 古文从口水。

此古文亦見於东土之：

《齊子仲姜鎛》——作 吳大澂云："《说文》

古文作 ，此字从水左渊中，与《说文》符合。

以上各條均用实物材料证明《说文》古文僅見于古代东土地域，不見于东土以外器物上，就可以使得古代东土行用古文的假設，确实無疑。

由此推測，其他《说文》古文必定情形相同。現在雖沒有充分材料把《说文》古文每字证明，也可以想見古时候必定同樣屬于东土地域所運用，应該見于东土器物上。將来古器物出土愈多，再来補证，這个假設必定会愈見确立。不但《说文》古文，此外《三体石经》古文或《汗簡》的部份古文，也应該有不少見于东土地域。

上面证明大都用鐘鼎彝器，如果再從兵器、貨幣来证明，所得到的应当更多。兹再舉三例如下：

(一)《说文》平字下云：

語平舒也， 古文平如此。

這古文形体，亦見于东土之：

《平陆戈》——作 薛尚功《彝器款識》引《古器物铭》曰："藏淄川民间"。淄川今山东歷城以东。当亦东土器物。

《平陽高馬里戈》——作

(二)《说文》造字下云：

就也， 古文造。

古金文上所見的"造"字，例如《齊侯鐘》作 亦作

，《齊侯鎛鐘》作 ，《宗周鐘》、《曾鼎》作 ，《頌鼎》、《頌尊壺》作 ，《公貿敦》作 等形。其中《頌鼎》、《頌尊壺》从舟，与《说文》古文比較相近，然而又从 也不完全相同了。這一个《说文》古文在鐘鼎上未見，在东土的兵器上很多：

《美保之造戈》——作 ，与《说文》的古文盡同無異。此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定名为《羊子戈》。出土地点据阮氏云："曲阜顏氏得之周公廟側东土中。"曲阜正是在古代东土魯國。此外《秦子戈》作 ，大概是因为《秦子戈》是西土器物，所以就不寫作古文。又《敔戈》的"敔"字作 ，和西土《石鼓》文的"敔"字相同，那末《敔戈》必定也是西土器物，所以《敔戈》里的"造"字作 ，和西土秦器《大良造鞅戟》的"造"字相同，也不寫作和东土的古文一樣了。

《滕侯耆之造戈》——作 。滕侯，姬姓；周文王子叔绣所封。故城在今山东滕縣西南十五里，也是东土器物。

《鄂大師戈》——作 。此东土鄂國器。

《羊口亲造戈》——作

《彊子公戟》——作

(三)《说文》麗字下云：

麗 旅行也， 古文。(《擊傳》《王篇》古文作)

此見於东土之：

《陈侯因咨戈》——作 ，与《说文》古文同。不過上面所加是二短畫。此係东土陈國器物。

用鐘鼎彝器来证明古文，和用兵器、貨幣来证明古文，雖則结果都想证明古文为古代东土地域行用的文字，但是因为所根据的材料不同，能够使得古文的性質也生出一点分别。這種分别就是空间上东土西土的分别之外，更可以知道时间上還有先後的不同。

因为戰国以前的鐘鼎彝器極多，而任器很少見；戰國时候兵、陶、貨、印等物很多，而彝器反寥々可数。出土器物的本身已经有此时间先后関係。所以古文能够在彝器、任器二者都能证明的，当然是戰國前和戰國後二个时期内都已有這个古文；如果僅在彝器上有之而任器上沒有，可以知道這个古文在戰國前原是有的，到了戰国时候又發生變化或与竟至完全消滅；如果僅在任器上有之而彝器上沒有，也可知道这个古文產生得很遲，戰國时候才始產生，前此還沒有古文与非古文之别。即如古文 字，只見於幾種戰國时候的兵器上，就应該是戰國时期才始產生的一个古文了。

其他又有《说文》中沒有说起是古文，别的材料像《汗簡》等也沒有说起過，但是我们能够看出地域上东西二土的寫法却根本不同，那末這種东土的寫法，应該性質上即屬於古文了。因为古文的特点無他，只不過運用限於东土地域的一種别

体字而已。例如：

（一）"祈"字的古文应当怎样写法，向来我们还不知道。金文中"祈寿万年"的句子原是很多，我们很可以取来统计：

东土的：《邾公钟》——作

《齊侯鐘》——作

《齊侯鎛鐘》——作

《齊侯壺》——作

又《齊侯壺》——作

以上作 均見於东土器物，即可证明必定就是东土的古文了。其他非东土的器物上都是从單作 。

（二）"揚"字的古文作 。但是古文恐怕还不止这样一種而已。古金文非东土的器物上大致都作 ，雖或有顛倒省改，總不外類於此形。东土器物除了《邾公鈎鐘》也同於《说文》古文之外，其他：

东土的：《齊侯鐘》——作

《陈侯因資敦》——作

這重要的特征就是从 从中，別的器物上"揚"字從没有過如此，僅見於东土的齊、陈諸器，即可证明此種寫法必定就是东土的古文了。

（三）"僕"字在金文所見从𠬜的很多，《说文》的古文从臣

作 ，也見於东土《公伐邻鐘》等器。然而古文還不止這一種。其他如：

东土的：《齊子仲姜鎛》——作 。吳大澂釋为"僕"字是也。

《魯太僕原父敦》——作 。《攈古录金文》釋为"寧"字，非是，当係"僕"字。

《齊大僕歸父盤》——作 。《攈古录金文》釋为"寧"字，亦非，当係"僕"字。

這種寫法也特别，不从人，亦不从臣。因为僕見於东土器物上，即知必为东土的古文無疑。

(四) 金文上"對"字的寫法多作 ，其中有少數把从寸安置在从𢍏的下面，应当性質上也是古文，因为是見於：

东土的：《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古文中就有不少是出於類此顛倒了之后而構成的。《说文》"懼"字古文作 ，把从心安置在从朋的下面，也是一个例子。

根据了這个原則去考察，就可以使得我們能够認識的古文會因此增加不少，直接把古器物文字上加以统计比較而分别出来，不再为后世遺留記載上的古文材料如《说文》《汗簡》等书所指出的幾个古文所限制了。

第二節　西土運用籀文之證

《說文》子字下云：

十一月陽气動，万物滋，人以为稱，籀文子。

"子"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召伯虎敦》——作 。召伯虎当即召穆公。召地，据《後漢书·郡國志》云："雍，召穆公采地。"《水经注》："雍水东逕邵亭南，故召公采地。"《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山縣南十里。"即今陝西鳳翔縣。

《宗周鐘》——作 ，又作 。此籀文"子"，阮元釋为"要"字，非也。其地域則阮元云："宗周，鎬京也，見《书·畢命·孔傳》；豐，亦稱宗周，見《书·周官傳》。孔疏云：'豐、鎬与洛邑，皆名洛邑。'此宗周未詳何地。以相文、武之文揣之，此鐘或成王所作，宗周乃鎬京也。"是亦西土之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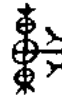
《師田父尊》——作

《說文》車字下云：

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 籀文車。

"車"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毛公鼎》——作

《盂鼎》——作  吳大澂云："是鼎于道光初年出郿縣禮村溝岸中"。出土地在今陝西郿縣，也是西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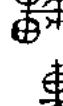
《宁伯盤》——作 此器記王伐玁狁事，亦西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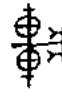
《不嬰敦蓋》——作 文曰："不嬰伐玁狁"。宜亦西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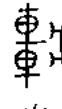
《多父癸卣蓋》——作

《牧敦》——作 ，又作 ，又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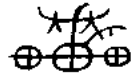
《小臣宅簋》——作 文曰："公在豐"。亦西土器。

《克鐘》——作  文曰："王在周康剌宮"，当係西土器。

《師兌敦》——作  文曰："王在周"，当係西土器。

《寅簋》——作 

《父丁卣》——作

《車卣》——作 

《單癸卣》——作

《说文》鹵字下云：

鹹声也，籀文 不省。

"鹵"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王國維謂散國即《水经渭水注》"大散関"，《沔水注》"大散嶺"之散，是西土器。

《毛公鼎》——作

《曶鼎》——作　《曶鼎》有匡地。《左傳》僖公十五年杜注："匡，衛地，在長垣縣南。"《後漢书·郡國志》："長垣有匡地。"当今河北長垣縣。銘文又有冀，当今河北省。是《曶鼎》地域處於西北土。

《盂鼎》——作

《宗周鐘》——作

《白家父敦》——作

《说文》迹字下云：

步处也， 籀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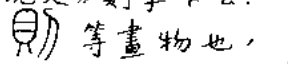
"迹"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吳大澂釋为"速"字，王國維釋为"遠"字，均非是；疑亦籀文"迹"字。

《秦詛楚文》——作

《秦泰山刻石》——作

《说文》则字下云：



"则"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又作 。

《兮伯盤》——作

《召伯虎敦》——作

《曶鼎》——作

《師嫠敦》——作

《師艅鼎》——作

《師艅尊》——作

《師獲鐘》——作

《禹攸从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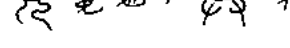
《寅簋》——作

《石鼓》——作 《石鼓》为秦地刻石。

《秦權量詔版》——作 亦作 。

《秦詛楚文》——作

《说文》覓字下云：



"覓"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毛公鼎》——作 此籀文"覓"字，文曰："絲哉"，猶云"絲毳"也。

《說文》敗字下云：

毀也， 籀文敗。

"敗"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畢仲孫子敦》——作 此籀文"敗"字，銘文曰："大敗"。畢地在今陝西長安縣境。《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又曰："周公葬畢。"今其墓在長安縣西北。其地稱北原，一稱咸陽原，又稱咸陽北阪，乃周之畢郢、畢公高所封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即趙岐《孟子注》所云："畢郢，近豐鎬之地。"是亦西土器物。

《說文》堵字下云：

垣也 籀文。

"堵"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郘鐘》——作 吳大澂云："是鐘出土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中。"銘文云："余畢公之孫，郘伯

之子。"畢地亦在今長安縣。

《說文》四字下云：

㠯 陽數也， 籀文四。

"四"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畢仲孫子敦》——作

《召伯虎敦》——作

《孟鼎》——作

《毛公鼎》——作

《兮伯盤》——作 有文曰："王伐玁狁"，宜宗周器。

《師遽敦》——作

《善夫克鼎》——作 王國維《克鼎銘考釋》謂："此鼎出于宝鸡縣之渭水南岸"。

《虢季子白盤》——作 《虢盤》出土陝西鄜縣禮郃间溝岸中，蓋西虢所造器。

《虢姜敦》——作

《師遽敦》——作

《師遽方尊蓋》——作

《召公尊》——作

《文王命鬲鼎》——作

《智鼎》——作

《正考父鼎》——作 有文曰："正考父作文王宝尊"，盖亦宗周器。

《無眞敦》——作 有文曰："王征南夷"，盖亦宗周器。

《彔伯𢦚敦》——作 此器记王告彔伯𢦚之辞，宜宗周器。

《效卣》——作

《靜卣》——作

《窜辟父敦》——作

《師作文考格仲尊》——作

《秦公敦》——作

《晉邦盦》——作

《秦盉和鐘》——作 此"四方"二字合文。

《说文》陴字下云：

 城上女牆俾倪也， 籀文陴。

"陴"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史頌敦》——作 此亦宗周器。

《说文》城字下云：

以盛民也， 籀文城。

"城"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城虢仲敦》———作

《城虢遣生敦》———作

《師寰敦》———作

《说文》薇字下云：

菜也， 籀文薇。

《说文》微字下云：

亡也， 籀文薇。

据此二字类推測，那末"微"字的籀文便在該作 ，此見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微㸚鼎》———作 此王在宗周命微㸚所作之鼎，为西土器物。

《頌氏鼎》———作 韋昭曰："妘姓封於檜，今新鄭。"《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杜注云："古鄶國在滎陽密縣东北。"亦西土器物。銘文"微"字，微國在今山西潞城縣东北。

《牧師父弟叔䜌父敦》———作亦作 。

《石鼓》——作 ，又作 。

《说文》棄字下云：

捐也， 籀文棄。

"棄"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吴大澂釋作"棄"字，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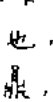
《说文》鼓字下云：

郭也， 籀文鼓。

"鼓"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秦詛楚文》——作 疑《说文》籀文从古鬲，当从各。

《说文》員字下云：

 物数也， 籀文从鼎。

"員"字的籀文从鼎，見於西土之：

《石鼓》——作

《員父敦》——作

《員父尊》——作

《說文》妘字下云：

祝融之後姓也， 籀文妘。

"妘"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嬭氏鼎》——作

《周棘生敦》——作

《叔嬭匜》——作 此鄭大內史叔上父所作之器，疑係宗周的史官。

《叔嬭鬲》——作

《季良父簋》——作

《函皇父作周嬭敦》——作

《函皇父作周嬭匜》——作

《季嬭鼎》——作

《說文》讋字下云：

失气言，一曰言不止也， 籀文讋。

《說文》襲字下云：

左衽袍， 籀文襲。

籀文从二龍，見於西土之：

《曶鼎》——作 阮元釋为"龍龍"字，謂乃" "之省。按阮說是也。此字从二龍，必为籀文。

《王主父丁尊》——作 《攈古录金文》釋为"龍龍"字，是也，亦係籀文。銘文有"舟"字，此天子班諸侯器，制作於西土無疑。

《说文》圃字下云：

苑有垣也， 籀文。

"圃"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石鼓》——作

《说文》奢字下云：

张也， 籀文。

"奢"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秦詛楚文》——作

《说文》憙字下云：

滿也， 籀文。

"憙"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秦詛楚文》——作

《说文》秦字下云：

伯益之後所封國， 籀文。

"秦"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秦盉和鐘》——作

《秦詛楚文》——作

《秦公敦》——作

《秦子戈》——作

《说文》敢字下云：

進取也， 籀文敢。

古金文"敢"字多作 ，和籀文相同的，见於西土之：

《秦詛楚文》——作

《说文》㠯字下云：

 四方有水自㠯成池者， 籀文㠯。

《说文》以为是籀文从吕，然而字形上恐怕应当是从吕从隹作 才對，因为见於西土器物，都是這樣寫法：

《毛公鼎》——作

《師㝬敦》——作

《宗周鐘》——作

《晉姜鼎》——作 此器出土地点，据欧陽修《集古录跋尾》云："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即今陕西韓城。韓本古国，春秋时入晉，六國之韓即其後，《左傳》所謂"霍、揚、韓、蔡皆姬姓也，而晉滅之。"故有鼎曰"晉姜"。

《秦盉和鐘》——作

《说文》侖字下云：

思也， 籀文侖。

《说文》以为籀文从仚，疑誤，当从口。此見於西土之：

《散氏盤》——作

《说文》𡈼字下云：

順也， 籀文𡈼。

《说文》以为籀文从女，疑誤；因为女部復有"孌"字，籀文似乎不会又和另外的一个篆文字形相同。並且見於西土下列諸器，都沒有从女：

《兮伯盤》——作

《虢季子白盤》——作

《鄧閑敦》——作 此器出土地点，吳大澂云："出西安"。

《揚敦》——作

《頌敦》——作

《頌鼎》——作

《頌壺》——作

《寰盤》——作 薛尚功《鐘鼎款識》有《伯姬鼎》，銘文与此器同。寰，作器者名，受王命册錫而作此盤，应为西土宗周器。

《無專鼎》——作

《仲伯亲姬彝》——作

《中伯壺》——作

《微鑾鼎》——作

《休盤》——作 文曰："王在周康宫"，亦西土宗周器。

《剌鼎》——作 文曰："王客于般宫"，亦西土宗周器。

《戡敦》——作 文曰："王格于太室"，亦西土宗周器。

《伊敦》——作 文曰："王在周康宫"，亦西土宗周器。

《封敦》——作

《秦盉和鐘》——作

《趙鞄鼎》——作 文曰："王在周般宫"，亦西土宗周器。

《晉邦盦》——作

《秦公敦》——作

《说文》是字下云：

直也， 籀文是。

《说文》以为籀文从正，似非。"正"字既为"正"的古文，似乎籀文不宜再从古文的"正"而構成的。恐怕籀文本应作 ，此見於西土之：

《虢季子白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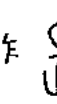
《晉姜鼎》——作

《石鼓》——作

《秦盉和鐘》——作

《嘉礼尊》——作 此器阮元云："篆体近乎小篆，当是戰國时秦所作之器。"

《秦詛楚文》——作

《秦公敦》——作 

《说文》皮字下云：

剥取獸革者，謂之皮， 籀文皮。

王國维谓"籀文作乃字傳写之讹"，是也。此見於西土之：

《叔皮父敦》——作

《石鼓》——作

《说文》次字下云：

慕欲口液也， 籀文次。

"次"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石鼓》——作 此字从"次"字的籀文構成。

《说文》樹字下云：

木生植之總名也， 籀文。

"樹"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樹仲敦》——作

《師㝬敦》——作

《石鼓》——作

《说文》昔字下云：

乾肉也， 籀文昔。

"昔"字的籀文，見於西土之：

《宗婦敦》——作 此字从"昔"字的籀文構成。

《宗婦壺》——作 此器出土陝西鄠縣。

《宗婦鼎》——作

《说文》鬻字下云：

籀文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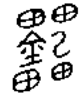
《说文》 字下云：

籀文。

《说文》 字下云：

籀文。

籀文都从四田，那末"鑄"的籀文应当也从四个田了，此見於西土之：

《函皇父作周嬭敦》——作 

《说文》离字下云：

从外知内也， 籀文。

"离"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師田父尊》———作 此字从"离"字的籀文而構成。

《说文》觴字下云：

实曰觴，虛曰觶， 籀文觴。

"觴"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仲多壺》———作 王國维以为"觴"字的籀文，是也；吳大澂釋为"韓"字，失之。

《嬴姬作稻嫘敦蓋》———作 王國維亦以此为"觴"字的籀文，是也；吳大澂釋为"韓"字，失之。

《说文》婚字下云：

婦家也， 籀文婚。

"婚"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毛公鼎》———作

《旻季良父壺》———作 此二器所作字形，王國维皆謂係"婚"字之籀文，是也。

《叔多父盤》———作 《攈古录金文》釋为"婚"字，是也，亦籀文。

《说文》兵字下云：

械也， 籀文兵。

"兵"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秦詛楚文》——作

《秦嶧山刻石》——作

《说文》戠字下云：

天火曰戠， 古文从才， 籀文从巿。

"戠"字的籀文从巿，见於西土之：

《秦嶧山刻石》——作

《说文》速字下云：

疾也， 籀文从敕。

"速"字的籀文，见於西土之：

《晉邦盦》——作

現在我们所知道的籀文，完全根据《说文》所已经举出的幾个，至於《说文》以外的籀文，例如彝器上有"西夏"二字合文，形体奇特，僅見於西土之：

《晉姜鼎》——作

《秦盉和鐘》——作

籀文既然是西土的文字，那末這一字僅見於西土器物，想必也是籀文無疑。凡《说文》所没有举出来的籀文，都可以根据了這原則從古器物文字上以此類推。

至於《说文》里面，也有少数把籀文误認作古文或者把古文误認作籀文，顛倒而不可靠的，我们根据了籀西古东的原則，就可以加以糾正。例如《说文》斬字下云：

籀文斬。

見於西土器物上，都不作此種籀文寫法：

《虢季子白盤》——作

《兮伯盤》——作

《毛公鼎》——作

《師寰敦》——作

《不嬰敦蓋》——作

所謂籀文，倒反而見於东土之：

《齊侯壺》——作 ，又作

籀西古东，既已無疑。那末《说文》這一条是傳寫之誤，应該作 为籀文或篆文，而 字見於东土器物上，就是东土的古文了。

也有原为籀文，而《说文》误認为古文的。例如《说文》驅字下云：

 古文驅，从支。

這一个古文形体实在見於西土之：

《師袁敦》———作

《石鼓》———作

《说文》宜字下云：

古文宜， 亦古文宜。

這一个古文也見於西土之：

《己酉方鼎》———作

《毳敦》———作

《宜女作乙鼎》———作

《矢作丁公敦》———作

《秦公敦》———作

《王宜人鼎》———作

《大豐敦》———作

《秦盉和鐘》———作

《秦子戈》———作

《石鼓》———作

《说文》郊字下云：

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 古文郊。

這一个古文也見於西土之：

《石鼓》———作

既然籀文为西土文字，那末《说文》這幾个古文必定錯误了，都見於西土的器物上，实在应該是籀文。

此外又如《说文》寶字下以 字为古文，然而"貝"字形俜在籀文一律从鼎作 。以此推測，這一个 字从鼎，当然屬於籀文而不是古文，也是很顯然的。

第三節　古籀文字的性質

至此我們可以断定古籀文字的性質是一種别俜字。别俜字的意義，由下列的幾点綜合而得：

(一)最顯明的当然是地域的関係。大致通行的文字在各種器物上普遍多見，而作古文的僅見於东土寥寥幾器，作籀文的也僅見於西土寥寥幾器，運用上只限制在某地域。可見古籀文字之在古代文字系統上，原来不過是一个支流，古代文字流衍下来，到了某種趨勢中，自然而然所生出来的变俜。

(二)东土固然運用古文，但也並非把全部的文字每字都特别創造出一種新的古文形式；無論從那一件彝器銘文上看，的確雜有少数幾个古文，此外仍然都用通行文字。籀文之在西土的器物上亦然。可見古籀文字性質上不過是一種别俜，当时东西二土实在並没有把文字嚴密地每个字都分開，古籀文字之在东西土人手里，只有混用出少數字来而已。

某一个字已经有了别俜的古籀之后，也並非即把原来這个字廢棄不用。這一个原来的字，在别的地域仍然有人運用的。

(三)從古籀文字產生的时间上而論，最早在商代的甲骨文

字上古文和籀文都已经出现過幾个了，最遲在戰國时候這逐漸產生。大概也因为古籀的性質上为别体字，所以隨时都会有别体字產生的可能。

（四）古籀所从產生的方式係後出之字，必定先有了本字，然後再產生出一種古籀，不能够獨立產生。錢大昕《跋汗簡》說：

> 作字之始，先简而后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弍、弐、貳。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弍、弐、貳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别体，非弍古於一也。

雖則古文並非一概都較通行文字为繁，但是錢氏以为先有了一、二、三，然後再会有从弋而產生的弍、弐、貳，断定古文的性質为别体字，這種見解是對的。

（五）古籀的運用固然限於地域，不能够超越範圍。但是進一步即在這範圍以内看，东土偶然也不一定必用古文，西土也偶然有不一定必用籀文。

例如"盂"字古文作 ，見於东土各器，但东土《齊侯壺》、《陈逆簋》、《鄀子簋》等幾器的"盂"字却並不作此種古文寫法。又如"保"字古文作 ，亦見於东土各器，但东土《邾公華鐘》、《鄀子簋》、《沇兒鐘》却也並不作此種古文。既然限於地域，而在這地域有时候又不完全運用，豈非像一種矛盾吗！這也須明瞭古籀性質为别体字就可以解釋。因为某字有了别体的古籀文之后，原来的這一个通行的本字，却並不会因此就消滅，所以古文運用儘不出於东土地域之外，而东土仍然有可能去偶然運用非古文的通行文字的。

至於更矛盾一点的，例如"四"字籀文作 ，見於西土各

器，而东土《齊侯鎛》《齊子仲姜鎛》居然也作 ；又有"秦"字籀文作 ，亦見於西土各器，而东土《许子妝簋》也同样有這籀文；又如"是"字籀文作 ，亦見於西土各器，而东土《邾公牼鐘》竟也同樣作這个籀文。不過這些變例究竟占極少數，不足以推翻东西土文字不同的假设。

第四節　王國維說的批評

王國维氏著了《战國时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说》（見《觀堂集林》卷七。《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亦有论及）之后，又作《桐鄉徐氏印谱序》（在《集林》卷六），我们读了這二篇文章，便有幾層意思感想到。

這二篇文章提问题当然不能说有異。不過在《戰國时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说》上堅决断定戰國时东西土各自行古籀文字，确有地域上的分别，而后来再寫《桐鄉徐氏印谱序》似乎已经不顧到所謂东西二土的界限，專從古文不是伪字這一点上去闡發了。前后主旨無異，而目標略为有些不同。大概原因为其时有人不贊同王说，指古文为漢代古文家所伪造（如錢玄同先生，说見《古史辨》第一册；容庚先生，说見《燕京学报》二期《王静安先生考古学上的貢献》）。于是這篇《印谱序》就成为補充答辯的性質。

举出印文来证明古文不是漢代伪物，這步工作王氏确乎已经做到。並且因此许慎《说文序》所说：

六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即知摹印文字所以能够另外成立一種文字的緣故，就是因为這種字体确与别種的文字有点不同，摹印文字的淵源乃在古代东土的别体古文。许慎当初立说，推想起来也必定見了印文的实物材料而作为根据的。

但是這樣证明的功用也僅能证明到古文不倫为止，對於东西土文字不同之说根本上並沒有什麼補助。印文为物，时间上大致屬於秦漢之间，空间上却不能够指定某印在什麼地域。所以王氏在《印谱序》中雖則羅列了许多证据，其实结果仍然無法可以证明地域上古文的運用确是在于东土。有时候王氏说古文和秦文不合，（秦器举《大良造鞅銅量》、《大良造鞅戟》、《新郪虎符》、《相邦吕不韋戟》、《诅楚文》等，均近篆文），然而不合於秦文，還不能够说即屬於东土的文字。

所以我認为王氏創立出精确不易的东西土文字不同之说，其所從產生的原則为印象的。王氏不会貿然立说。他平时留心古代金文，对于這一说觸類旁通的印象想必已经很多但是這種印象的来源很散漫，散見於各種彝器上，因此還沒有把這種证明的材料一一都提出来。

至於时间问题，王氏是以为戰国时候才东西土有古籀文。王氏说：

> 六藝之书，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佈於秦（猶《史籀篇》之不行於东方诸國）。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漢人以其书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

秦书八体，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傳》，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亦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異名（《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鄙意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乃指戰国时说。錢君拳春秋时东方诸國文字以駁鄙说，似未合論旨（見《燕京学报》第二期《王靜安先生考古学上之貢献》一文中所引王氏致容庚书信中语）。

容氏也说：

要之，此时所出戰國器物尚少，不能为深切之证明（同上《学报》第二期）。

断定了古文的産生时间在戰國，自然其时彝器方面材料太少，不能不再求之於兵、陶、貨、印等器物。王氏说：

此外如燕、齊之陶器，各國兵器、貨幣、鉢印不下数千百品。其文字益訛变草率，亦合殷周古文，且難以六书求之。今日傳世古文中最難識者，即此一類文字也。許书古文正与此類文字为一家眷屬。今若以六國兵器与《大良造鞅戟》、《呂不韋戈》校，《子禾子釜》与《重泉量》校，齊國諸節与《新郪虎符》校，可知东方诸國文字与秦文决非大同（同上《学报》第二期王氏致容庚书中語）。

王氏是以为古文与兵、陶、貨、印等器物上文字相同。容氏也说：

今若以《未跋悍》（以有"國差"字与《齊侯鎛》同，故定为晚周器）与《大良造鞅戟》、《呂不韋戈》校，《盉鉦》

（藏古物陈列所，有"二十七年"字与《大梁鼎》同，故定为魏器）与《重泉量》校，《齊大夫牛節》与《新郪虎符》校，可知东方诸國文字与秦文决非大異。

意欲搜集陶器、兵器、貨幣、鉢印文字，与古文为同異之比較（均見同上《学报》第二期）。

容氏大概以为有同或亦有異的。其实在兵、陶、貨、印這幾種器物上，古文确乎是最多見，然而我们不能够只根据兵、陶、貨、印這幾項材料，而忽略了以前的鐘鼎。照上面所证明的，鐘鼎上面不但有古文，並且還有籀文，就是再早的商代甲骨文字上，照已考釋可認識的字上看来，本来也已经古文和籀文都發現過一些的。不過甲骨的地域還難以分別出当和商代究竟刻在东土或西土，後来周代鐘鼎彝器上面文字多些，國別也明瞭些，出土地点有些有記載了，我们能够定出這些器物地域的东西土，於是這东土古文西土籀文的界限就釐然可分。戰國时候兵、陶、貨、印上的古文，其中有一部份不過是出於前此已有的古文再继续沿用而已。所以用兵、陶、貨、印来证明古文，或者用秦戈、戟、虎符来证明籀文，這種工作固然是需要做的，如果因此以为古文籀文的產生地在戰国时候，那就未免僅僅只把握着古籀文字演化上最後一段的形態了。

其次，王氏所規定的地域界限，尚属大略的估计。仔细推則不但西土秦地，就是連北土燕、趙也同样運用籀文的。例如《旨鼎》，应为北土器物，又如《邵鐘》，出土地点在山西境，這二件器物上已经都有過籀文。不過北土運用籀文究竟還比較不及西土秦地的普遍吧了。

古文的運用地域，王氏说："六國"，"六國"所指，差不多除了秦以外統統包括在内了。王氏有时说："行於齊、魯，爰及趙、魏。"類此範圍總覺得不免定得太寬些。古文的運用地域，現在我們可以估定：大都在齊、魯一帶，趙、魏還沒有出現，更不会多至六國；其余若许國、陳國都是很鄰近齊、魯的。

一九三二年冬作於廈门，一九三四年六月重订。

《史籀篇》有說解的推測

一、《史籀篇》的效用在于籀讀

近人王國维先生認为《史籀篇》的"史籀"二字不可以當做人名解释。"史籀"云者，猶言"大史籀读"。王氏說：

> 《說文》云："籀，讀也。"又云："讀籀书也"。古"籀""讀"二字同音同义。
>
> 古之书皆史讀之。籀书为史之專職。
>
> 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名其篇。大史籀书，猶言大史讀书。
>
> 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大史，其生当宣王之世（《史籀篇疏证序》见《觀堂集林》卷五）。

王氏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史籀篇》的性質是一部字书，所以会得名稱叫做"史籀"，乃是"大史讀书"的解释。

既然名稱上必需采用籀读的意思来題篇名，那末循名责实，我想這部字书的功用必定跟籀读方面有密切關係。這一層大約可不问而知。

然則《史籀篇》的内容依例進一步推测，就应当好像字典一類的书籍吧！其时文字必定除了一種容易通读之外，另外還有是難读難解的字，才需要運用《史籀篇》作为字典性質的工具去一字一字加以查检而籀读吧！換句话说，《史籀篇》里每个字必定会有说解附帶着，人们運用這種说解，好去通读另外難懂難解的字。所以像羅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说：

> 史籀《大篆》十五篇，亦猶《倉颉》《凡將》《急就》等篇，取当世用字，编纂字句，以便诵習。

羅氏認为《史籀篇》和现今《三字经》《千字文》相類似。那一定不然。如果僅僅编纂字句而已，恐怕不会得發生所謂籀读的功用吧！

二、《史籀篇》的說解内容是講起二字認為相同

再看《说文》所征引的三条《史籀篇》佚文：

一、𣪘字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酿鬼。"

二、缶字下云："《史篇》读与缶同。"

三、姚字下云："《史篇》以为姚易也。"

《史籀篇》里這三字，每字的确都附带一種说解。那末《史籀篇》的体例应当会有说解，确是事实，毫無疑義。

這種说解的内容仔细考察，就可以想见都是讲起二个字，認为這二字原来相同的：

一、燕召公名𣪘而《史篇》以为名酿鬼。這一定《史篇》中以为"酿鬼"字就是"𣪘"字，二字原本等同，所以名"𣪘"自然可以另作名"酿鬼"。

二、《史篇》"缶"字读与"缶"同。這一定《史篇》中以为"缶"字就是"缶"同字。

三、《史篇》以为"姚易也"。這也一定《史篇》以为"姚"字即"易"字同。

据此可知《史籀篇》的说解内容，实在就是某字即某字的说解，形式上極像字典。不過不一定讲字義詮释，而是说明二个字彼此相同。

因此，我们可知《史籀篇》的效用所谓在于籀读，应当就有赖于此项说解，運用来做籀

读的用處。

三、王國維說《史籀篇》中無說解是錯的

然而王國维對于這一層却並不如此主張。王氏以为《史籀篇》里面沒有说解存在。他说：

> 若以此三事为《史篇》说解中语，则《说文》引《倉頡训纂》、《倉頡故》等书，但稱"揚雄说""杜林说"，不稱"《倉頡》"。则其说解中语，亦当如"禿""无"诸字下往稱"王育说"，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文体决非如《尔雅》、《说文》，而当如秦之《倉頡篇》。
>
> 《倉頡》据许氏《说文序》、郭璞《尔雅注》所引皆四字为句。又据近时敦煌所出本篇，又知四字为句，二句一韻。《倉頡》文字既取諸《史篇》，文体当亦倣之（《史籀篇疏证序》）。

王氏已经认为"史籀"二字意義作"大史读书"解释。這

见地原本不錯。然而却又認为《史籀篇》内容文体沒有说解。這二个觀念未免矛盾。殊不知《史籀篇》所以能够有效用在于識读，正是因为有说解的緣故，好做工具去識读另外一種文字。

其实《倉頡篇》的确沒有说解，這在《说文序》、《尔雅注》所征引的佚文上，都是四字为句，均可为证。但是《史籀篇》却一定跟它的不同。《漢志》著錄的《倉頡》僅僅只有一篇，而《史籀》就有十五篇，篇数相差，如此之多。《倉頡篇》本来沒有说解，所以篇幅不会很多，止有一篇。倘使《史籀篇》的内容体裁竟地跟它的相同，又何以会多到十五篇呢！這所多的原因，就不能不推为有说解的緣故，因而把篇幅擴充了。

《漢志》小学家類的书，如《倉頡》《凡将》《急就》《元尚》《训纂》等均僅一篇，但是揚雄的《别字》却有十三篇之多。《别字》即《方言》，顯然也是有说解的。《说文解字》雖則不列在《漢志》中，但《说文》是有说解的，篇数也多到十四篇。這就可以证明《漢志》所著錄的字书，大凡只有一篇的都应該沒有说解，而篇数如果有十幾篇

就应该有说解無疑。所以篇数既有十五篇的《史籀》一定会有说解附带，而与《倉颉》等僅僅編纂字句的並不相同。這是容易識别，非常明白。

四、《史籀篇》說解應是解說東土的古文

《史籀篇》的用處在于籀读。它的内容是有说解，而且就是某字即某字形式的说解。那末当时社会所行用的文字，为了地域遠洞，言语異声，文字異形，想必存在许多不同的異寫。所以需要運用《史籀篇》里某字即某字形式的说解做工具，去籀读另外一種的文字。

至今《史籀篇》早已亡佚。我们只能從事推測，才能明白当时《史籀篇》的内容和它的用處。先看下列兩点情况：

一、古代东土行用古文，西土行用籀文。所谓運用《史籀篇》去通读另外一種文字，想必就指這东西二土之異。

二．古代六藝经傳的修订流傳在东土

齐鲁一带，文字书写用当地的古文。于是西土的人编造了《史籀篇》来通读东土古文所书写的经傳。

《史籀篇》本文确是偏于西土地域的籀文。至于说解部份应当就是解说东土的古文了。当时的人拿《史籀篇》本文和说解對照，就發生通读东土古文经傳的效用。這種情形再可以從下列幾点加以說明：

第一，前面說過，《史籀篇》十五篇是有說解的；《倉頡》《爰歷》《博学》等均僅一篇，沒有說解。其实有說解是本文之外，再加闕于东土古文的說解；沒有說解是单有本文，沒有古文。試看《說文序》說：

>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異；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說"皆以古文，……可得而說"，隐隐地告訴我们：《史籀篇》里确有解說古文的作用存在。《史籀篇》既为籀文，与东土古文相異，但是對于六经和《左氏傳》里的古文却都"可得而說"。"說"者說解之謂，可证《史籀篇》說解内容是闕于解說东土古文的。

第二，《说文序》说：

>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

据此，李斯輩著作《仓颉》《爰歷》《博学》等篇，乃是为了"罷其不与秦文合"的事件而後產生的。《仓颉》等篇所異于前此《史籀篇》之處，既然知道是刪省減少了說解的部份。因有"罷其不与秦文合"，然後產生"無說解"的《仓颉》等，豈非正可以想見所被罷去的說解內容，一定会有屬于"不与秦文合"的东土古文在內嗎！

五、釋《史籀篇》的一條佚文

《说文》𣐈字下引《史籀篇》的一条佚文：

> 𣐈，益也。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
> 𣐈古文𣐈。

這是《史籀篇》本文"醜"字，而說解中便以为即屬于"𣐈"字。

但是"𣐈"跟"𣐈"的形体相近，原本有同一个字的可能。現在《說文》明明說起它的性質屬于

古文。那末《史籀篇》的说解内容是解说古文，从这条上可以想见。

还有一条《说文》说：

> 嗀，目围也。古文以为醜字。

同样一个"醜"字，这条《说文》上又说起另外有古文的写法作"嗀"。

二条《说文》合併起来，相互印证，刚刚能够贯通。我们很自然地认识到这条《说文》所作"嗀"字，应当等于上面所引《史籀篇》说解的一条《说文》上所作的"𣪊"字。

"嗀"和"𣪊"为同字的異寫，都属于古文性质；而在西土籀文寫作"醜"字。下面再有二点理由可以证明"嗀"和"𣪊"确是同一个字：

一、考察金文"百"字或"首"字的来历，确是从"目"字上面演变出来的。

从百的"首"字篆文作 ，溯源于金文有如下渐渐演变：

《裘盘》——作

《師旦鼎》——作

《大敦》——作

《克鼎》——作

《無叀敦》——作

《彔伯𢦚敦》——作

《史懋壺》——作

《季娟鼎》——作

《敔卣》——作

可见"𣪊"字所从的"目"跟"𦣻"字所从的"百"，"目"之与"百"的寫法上有如此逐漸演变的形迹可尋，原来同出于一源。那末同樣的情況，"𣪊"与"𦣻"有可能出于同源演变而形成，当也不難由此而想见了。

二、金文有《眉乙罩》的：

楊詠春说：

丫象眉骨形。(《窓斋集古录》册二十一)

许印林说：

眔上加丫，疑眉字。(《攈古录金文》

卷一之一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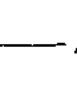
然而銘文从二目，我看不如释作"罍"字更为妥当。《说文》训"罍，目圍也。"就像目圍形状，即目的外圈。

因其象目的形状，"罍"字很自然地会得有把二目平列写作 的。试想，"罍"字既然可能写作 ，和"𣪘"的形体比较，岂非更相近似吗！

像目外圍有黑圈，以形其貌醜。所以才会得成为"醜"字的古文别体吧！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古时"𣪘"和"罍"極有可能是同一之字，性質上都不外"醜"字的古文别体。

因为"罍"字性质是古文，所以是东土地域的字，而见于东土器物上：

《陈逆簋》——作  。阮元说："𣪘古同罍。《说文》解罍字云：'目圍也，从畕声，读若书卷之卷；古文以为醜字。'解𣪘字云：'盛也，从大从皕，皕亦声；此燕召公名，读若郝；《史篇》

名醜。按《史篇》以召公名为醜，即嚚字。此作 者，嚚之繁文，通作讙。阮元的讲法是不錯的。

陈國在今河南淮阳縣以东，接近东土齊、魯。《陈逆簋》原是东土制作器物，故有此古文。

經今古文字淵源蠡測

我從事經今古文字的探討，曾經着重在于兩漢時期範圍內作研究。根据今文和古文的相異，来剖析兩漢時期經傳上所見的許多異文。循此以求，漢代今古问題中關于文字相異的部份，即經傳中的今文本和古文本的沿革变遷，可略略得以考見其源流本末。

至于進一步探索這些今古異文在漢以前如何發生的淵源来歷，却很不容易着手。因为古文的形体变化不一，原因当屬多端。本篇涉論，僅似以蠡測海而已。歷年考釋，沐存寫定。釐分二章，聊当举隅。

第一章　古文性質指時間上古遠

(一) 釋"方""旁"今古異文

《儀礼·士喪礼》鄭注说："今文旁为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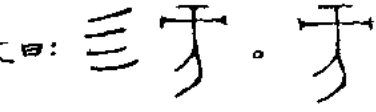
鄭玄以作"方"字为今文，作"旁"字为古文。据此類推：

《尚书·皋陶謨》云："方施象刑"。

《白虎通·聖人篇》引作："旁施象刑"。

這是《白虎通》所引《尚书》作"旁"字，应为古文；今本《尚书》作"方"字，乃係今文。

漢代经傳上所见的這對今古異文，考察到古时彝器銘文：

《彔伯戎敦》——有文曰： 

乃古旁字，借作四方之方。

《毗敦》——文曰： 。此已为"三方"二字，無需借旁为方。

《彔伯戎敦》的时代較早。彔为古國名，疑即屬商纣子武庚祿父，周初所封，以续殷祀者。设若如此假定不謬，則《彔伯戎敦》文曰："皇考釐王"，昔吳大澂以为"諡词"，谓"彔伯之考，不应稱王"。然按《殷本紀》云："封殷后为诸侯，屬周"。彔父既係商纣之後，而为周室之诸侯，則其稱王，殆理所当然。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彔伯戎敦》）—— 旁（古文《尚书》《儀礼》）

（见《𠂤敦》）—— 方（今文《尚书》《儀礼》）

（二）释"位""立"今古異文

《周礼·春官·小宗伯》鄭注引鄭司農曰："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

鄭司農以作"立"字为古文，作"位"字为今文。据此類推：

《周礼·春官·小宗伯》鄭注曰："故书位作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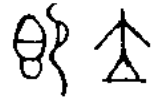
這是《周礼》所作"位"字应为今文，而故书作"立"字应为古文。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说苑·政理篇》引作："辨于其大夫族姓爰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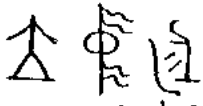
這是《说苑》所引《左傳》作"立"字应为古文，而今本《左傳》作"位"字应为今文。

把漢代经傳上所见這對今古異文，考察到古时鼎彝銘文，把"即位"寫作"即立"的很多。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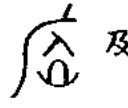
《頌鼎》——有  。其他如《寰盤》《揚敦》等亦有，字体均相同。文字

寫作"即立"，而含義实際假为"即位"之意。

《頌鼎》等係宗周器物，其时代固甚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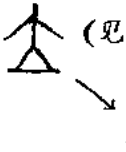
彝器中復有"立中廷"之语，如《頌鼎》有文作  。他如《無㠯鼎》《曩盤》《吳彝》等亦有之，均字体相同。此則含義本为"站立"之意。

可知"位""立"在昔古遠，原本一形作"立"，兼具即位与站立二義；其後流衍孳生，而復增設"位"字。

凡含即位或王位之義，獨立成形者，若《南宮中鼎》有  及 ，若《父乙甗》有 ，薛尚功均釋为位字。此二器物年代雖早，按其字形性質，实係後起孳乳。乃從"立"字分化，別自獨立成形。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三) 釋"鄀""虢"今古異文

《春秋经》三家文字每有不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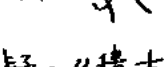
昭公元年《左氏》云："曹人于虢"。

昭公元年《公羊》云："曹人于漷"。

昭公元年《穀梁》云："曹人于郭"。

《国策·秦策一·田苹之为陈轸章》云："臣恐王之如郭君"。高诱注："古文言虢也"。高诱以作"虢"字为古文，作"郭"字为今文。据此类推，知《左氏》作"虢"字，亦为古文；《公羊》作"漷"及《穀梁》作"郭"字，亦为今文。

《诗·齐风·载驱》云："簟茀朱鞹"。《说文》谓："鞹，革也。"《毛傳》谓："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考之金文，《吳彝》及《彔伯戎敦》均見有相連二字之  。此"朱虢"二字当即《诗·載驱》之"朱鞹"無疑。《積古齋鐘鼎款識》謂《吳彝》之"朱虢即朱鞹，虢、郭二字古通用。"《窓齋集古彔》中関于《彔伯戎敦》之考釋，意亦相同。

吳太伯为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封于吳，于周室为同姓诸侯。《吳彝》太廟重器，天子所賜，其制作时代当甚早。《彔伯戎敦》时代亦古遠。彔古國名。彔文商紂之后，周初所封。此二銘文上作此"虢"字，宜屬时代甚为古遠；而復有見于《诗经》作"鞹"，乃係後起孳生之字。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吴彝》等器) —— 虢(《左氏》古文)

↘ 鞹(《诗·載驱》) —— 郭(《公羊·穀梁》今文)

(四) 釋"闢""關"今古異文

《匡謬正俗》卷二引張揖《古今字詁》云："關古闢字。"

張揖以作"關"字为古文，作"闢"字为今文。据此類推：

《尚书·堯典》云："闢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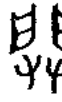
《说文》闢字下引："虞书曰：闢四門。"(《说文》此条，据段玉裁《古文尚书撰異》校正。)

《说文》所引《尚书》作"闢"字，应为古文；而今文应作"關"字。

現在试將经傳上這二个今古異文，考察到鼎彝銘文，如：

《彔伯戎敦》——作 　此为古文闢字，文曰："闢四方"。

《盂鼎》——作

《伯闢敦》——作  　吴大澂谓此

敦銘文中之"其字不从门，似周初文字"。

以上諸器，其时代均早在周初。故知古文作鬧，乃属于时代古遠；嗣后流衍孳生，始分成二形，而復增设鬪字。

彝器中时间較晚者，若《齊侯鎛鐘》有 ，《齊侯鐘》亦同。薛尚功释为辟字，实皆鬪字尚未成形以前之寫法。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見《彔伯戎敦》彝器）——鬧（古文《尚书》）

（篆文）——鬪（今文《尚书》）

（五）釋"廟""庙"今古異文

《说文》廟字下云：

古文廟。

這是作"庙"字为古文，作"廟"字为篆文。這个古文印证到漢代经籍上：

《儀礼·士冠礼》云："筮于廟门"。《经典释文》说："庙

古廟字"。

《诗·清廟》的《释文》也说："廟本又作庙，古今字也"。

陆德明也是告诉我们经籍上作"廟"字为今文，作"庙"字为古文；跟许慎的讲法一致。再考察到古时钟鼎铭文上，如：

《庚午父乙鼎》——作 形体与《说文》古文及经籍上古文相近，而省去从广。《庚午父乙鼎》为商代器物，时间甚古。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汉代

（《庚午父乙鼎》） （《说文》古文）——庙（古文《礼》《诗》）

（篆文）——————庙（今文《礼》《诗》）

（六）释"终""衆"今古异文

汉代经籍上是"终""眾"二字为今古异文：

《仪礼·士相见礼》云："毋改衆若是"。郑玄注云："今文眾为终"。

郑玄以作"终"字为今文，作"衆"字为古文。

《易·雜卦》云："大有衆也"。《释文》云："荀作终"。

荀爽本的《易经》作"终"字，性质上是依据当时今文《易经》。考察這今古異文的来歷。《说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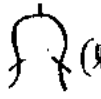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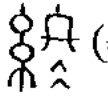
古文终。

不難想見经籍上的古文作"眾"，必定就是《说文》的古文 形。寫法異樣，形体实際非常近似，極容易傳寫弄錯。古代原始的《儀礼》和《易经》必定都寫作如《说文》古文一樣。後世流傳今文本作"终"字，固然無误，而古文本作"眾"那是形近緣故，误释讹寫成功的。這个《说文》古文，见于彝器銘文，如：

《颂鼎》——作

《颂壺》——作 　《颂鼎》与《公頁壺》器物異，銘刻行列亦異，而銘文字同。皆西周初期器物，其时代較古。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見《颂鼎》《颂壺》）	眾（古文《礼》《易》）
 （篆文）	终（今文《礼》《易》）

第二章　古文性質指地域上行用于東土

(一) 釋"秊""季"今古異文

年字篆文作 ，《说文》谓"从禾千声"。见于经傳上：

《尚书·無逸》云："享國五十年"。

新出魏《石经·尚书·無逸》此句的"年"字作"秊"。

(见王國维《魏正始石经残石考》)。

魏《石经·尚书》係沿用漢时古文本，知《無逸》此句作"秊"字，应为古文；作"年"(即季)字，应为今文。

经傳上所见这對今古異文，考察到古时候的文字流变。鼎彝銘文中"萬年無疆"一句话極其常见。其中"年"字近于篆文的，一般很多。至于从禾从土，僅見于下列諸器，其地域均在东土：

《魯伯愈父簋》——作 东土魯地制作器。

《王孫鐘》——作 銘文字体瘦長，近于齊·鄫諸國器，当亦东土地域制作無疑。

《邾公鈛鐘》——作

《邾公牼鐘》——作

《齊侯鎛》——作

《齊侯𣪘》——作

《齊侯中𣪘》——作

据此可知，"季"字的性质，即係古时候行用于东土地域的别体古文。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汉代

(东土古文，见齊·邾·魯器)——季 (古文《尚书》)

(篆文)——————年 (今文《尚书》)

(二) 釋"君""公"今古異文

《说文》君字下云：

尊也， 古文，象君坐形

篆文的形体在鐘鼎銘文上原是常见。至于象人君拱坐形的古文，僅

见于东土地域之：

《邾公钟鎛》——作

《夜君鼎》——作 ，铭文字形书法瘦长，

极近东土齊·陈·许诸國器。

《齊侯鐘》——作

实際上东土地域"君"字的古文变体，恐怕更有可尋，還不止這樣一種形体而已。试考漢代经傳上的今古異文。《儀礼·聘礼》鄭玄注說：

今文公为君。

鄭玄以作"君"字为今文，作"公"字为古文。据此类推：

《左传》宣公十年："徵舒似女，对曰：亦似君。"

《史记·陈杞世家》引作："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

《左传》成公十七年："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史记·晉世家》引作："不殺二子，憂必及公。"

《史记》所引《左传》原係古文本，知凡此《陈杞世家》《晉世家》所引《左傳》作"公"字，应为古文；而今本《左傳》作"君"字，乃係後人依据今文所改易。

由此再考察到古器物銘文上：

《徵安君甄》——作 此君字从公，

应该属于古文。铭文书体瘦长匀整，极近齐陈许诸国器，洵属东土地域制作者。

《中義君鼎》——作 此君字亦从公，也是古文。铭文书体极近齐、陈、许诸东土地域器物。

据此知汉代经傳上"君"字的古文能够作"公"，探索它的来源，实在出于六國时行用于东土地域的别体古文 字而省。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汉代

(见于东土器物) —— 公(古文《礼》《左傳》)

(篆文) ———— 君(今文《礼》《左傳》)

(三) 釋"德""悳"今古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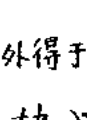
《尚书·無逸》云："酗于酒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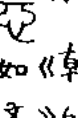
新出魏《石经·尚书·無逸》此句"德"字作"悳"。(见王國维《魏正始石经残石考》)。

魏《石经·尚书》係用古文本，知《無逸》此句作"悳"字，应为古文；作"德"字，应为今文。

经傳上德二字今古異文，考察到古代文字流变上。《说文》说：

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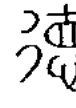
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古文。

古金文所见，如《韓城鼎》作 ，《史頌敦》作  ，基本上和《说文》的篆文形体相符合。间或有如《史頌鼎》作 ，已经略略有些变異。

至于符合《说文》古文的，僅见于东土之：

《陈侯因資敦》——作 ，陈国在今河南淮陽縣及開封縣以东，接近东土齊魯。這是一件东土地域制作的器物。這个古文作""的字，便应該属于行用于古代东土地域的别体字。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陈侯因資敦》）	悳（古文《尚书》）
 （篆文及金文一般所见）	德（今文《尚书》）

(四) 釋"齊""資"今古異文

《易·旅·九四》云："得其資斧"。

新出《熹平石经·周易》"資"作"齊"。

漢《石经·易经》係用今文本，知作"齊"字为今文，作"資"字为古文。据此類推：

《旅·九四》云："得其資斧"。《经典释文》云："《子夏傳》及诸家並作'齊斧'"。

《漢太尉橋公碑》及蔡邕《黃鉞銘》云："齊斧罔設"。

這也是作"齊"字应为今文《易经》；作"資"字应为古文《易经》。

经傳上所见這二字今古異文，考察到古代彝器銘文上，普遍所见为：

《邁父鐘》——作

《陳逆簋》——作

《齊侯罍》——作

知作"齊"字者各地皆然，固不僅限于东土。然而作"資"字者，唯见于东土之：

《陳侯因資敦》——作 ，陳因資即齊威王"因齊"，見《史记·田敬仲世家》。這敦为东土齊国所鑄器物，故作"資"字，性質

上乃屬于六國时东土地域的别体古文。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陈侯因資敦》）——資（古文《易经》）

（金文一般所见）——齊（今文《易经》）

（五）釋"愼""眷"今古異文

《说文》愼字下说：

謹也， 古文。

這个《说文》古文的形体是见于古代东土的器物上：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邾公華鐘》——作

這个《说文》古文考察到漢代经傳上：

《尚书·堯典》云："愼徽五典"。

《经典释文·敘录》引作："眷徽五典"。

這一定現在本子的《尚书》作"慎"字是以前的今文《尚书》；《释文》所引作"眘"字，依据汉时的古文《尚书》。不過《释文》的"眘"字从目误，应从日，才和彝器上东土古文及《说文》古文相符合。

《尚书·书序》云："肅慎来賀"。

《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诏："海外肅眘"。

這也是《汉书》所引的《尚书》作"眘"字，应为古文《尚书》。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汉代
(见齊·鄀诸器)	——	眘 (古文《尚书》)
(篆文)	————	慎 (今文《尚书》)

(六) 释"許""鄦"今古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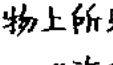
"許"字在古器物銘文上有不同的二種形体。西土地域所見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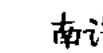
《毛公鼎》——作

《禹攸从鼎》——作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释作"訐"，恐非；《攈古録金文》释作"許"，是也。禹古诸侯國，地在禹津河近，今河北及

山东交界境。但銘文有曰："王在周康宮"，当系西土宗周制作器物。

东土地域器物上所见有下列形体：

《许子鐘》——作  ，许國地置在今河南许昌縣境，處在齊國西南的一个小國。

《许子妝盧》——作 

上列二種形体，应該作"许"是西土文字；而作"鄦"是东土的古文。這二種字形，考察到漢代经傳上所見，也是屬于今文和古文的相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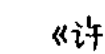
《左傳》成公五年："许靈公愬鄭伯于楚"。

《史記·鄭世家》所引"许"作"鄦"。

《史記》所引《左傳》係屬古文本，知作"鄦"字应为古文，作"许"字应为今文。漢代经傳上所見的今古異文，和古器物銘文上的东西二土文字相異，能够如此互相符合。

這个"鄦"字也是《說文》所沒有收集的古文，我们根据经傳異文和古器物上东西土文字對核，可以加以增補。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見《许子妝盧》等器）	——鄦（古文《左傳》）
（見《毛公鼎》等器）	——许（今本《左傳》）

(七) 釋"御""馭"今古異文

《說文》御字下說：

使馬也， 古文御。

《說文》以作"馭"字为古文，作"御"字为篆文。這个《說文》古文是符合于漢代的經傳上：

《左傳》桓公十三年："謂其御曰"。

《漢书·五行志》卷中之上引作"謂其馭曰"。

這是《漢书》所引《左傳》作"馭"字係屬古文；而今本《左傳》作"御"字係屬今文。

這二个經傳上所見的今古異文，考察到古代鼎彝銘文。《說文》篆文和經傳今文在《頌鼎》《虢叔鐘》等器物上普遍多見；而古文的形体僅見于东土地域之：

《馭方鼎》——作銘文有："王南征伐角𧦞"。吳大澂謂："即邶𧦞之𧦞"。故城在今河南省汲縣境，接近东土地域。銘文有，吳大澂謂："地名，疑即邳字，在魯薛縣。"

《大鼎》——作

《諆田鼎》——作

《師㝬敦》——作 ，銘文有："伯和父，薛尚功謂："和衛武公也。衛地东与齊，接壤。

古代彝器銘文上的东土地域别体古文，跟漢代经傳上所见今古異文的分别，能够如此互相符合。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馬又方鼎》）	——馬又（古文《左傳》）
（一般行用文字）	——御（今本《左傳》）

（八）釋"畏""威"今古異文

《群经音辨》卷四云："畏即古威字"。

贾昌朝以作"威"字为古文，作"畏"字为今文。贾昌朝所说的這个古文是符合于漢代经傳上所见的今古文字區别。

《尚书·大诰》云："天明畏"。

《漢书·翟方進傳》王莽引《大诰》："天明威"。

莽《大诰》所据《尚书》係古文本，知作"威"字应为古文，作"畏"字应为今文。

《大诰》此句《经典释文》云："畏，馬本作威"。

《周礼·地官·鄉大夫之職》鄭注云："《书》曰：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這也是东漢马融、鄭玄本的《尚书》作"威"字立为古文《尚书》。

這二个漢代经傳上所見的今古異文，考察到古代的鼎彝銘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二类形体：

《毛公鼎》——作 ，文曰："夙夕敬念王畏"。吳大澂谓："畏与威同"。

《孟鼎》——作 ，文曰："畏天畏"。

《晉姜鼎》——作 ，薛尚功释为畏字。文曰："令畏"。此亦"畏字与威字同，谓善威儀也"。

凡此形体和《说文》篆文作 以及许慎所谓"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形状含義悉相符合。另外一種形体如下：

《邾公鉦鐘》——作 ，文曰："威忌"。

《邾公華鐘》——作 ，文曰："威忌"。

《邾公牼鐘》——作 ，文曰："威忌"。

《攈古录金文》引许印林说："牼，邾宣公名，其子悼公，名華。邾亦东土之国。

《叔向敦》——作 ，文曰："威義"，即威儀之意。

《虢叔旅鐘》——作 ，文曰："威義"。

《虢叔旅编鐘》——作 ，文曰："威義"。周武王弟虢叔封地，为东虢。后灭于鄭。故地在今河南省成皋縣之虢亭。今屬鄭州。地与齊魯，雖有距离，尚不至于過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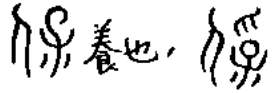
這个字形，無论作威曩或畏忌的含義，均見于东土邾国或距东土並不遠的器物上，即知它的性質必定屬于行用在东土地域的别体古文。

兹更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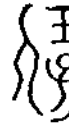
古代		漢代
	(見于邾地器物)——	威 (古文《尚书》)
	(見《毛公鼎》等器)——	畏 (今文《尚书》)

(九) 釋"寶""俘"今古異文

《说文》保字下云：



這个《说文》古文的形体恐怕有误。因为見于东土齊地的古器物銘文上，"永寶用之"一句里的"寶"字都作如下字形：

《齊侯鎛鐘》——作 

《齊侯鐘》——作

《齊子仲姜鎛》——作

《齊侯敦》——作

《齊侯盤》——作

《齊侯匜》——作

《齊侯甗》——作

這些顯然是性質上古代行用于东土地域的别体古文。我们应该据此字形来订正《说文》的古文。

东土古文的字形如此。至于一般通行的寫法，我想金文中常见的"永寶用之"一句里有不少寫作"寶"或"寔"等類形体的，便应该屬于通行的字形了。

据此古文字形，考察到漢代经傳上所见的今古異文：

《左氏春秋经》莊公六年："齊人来歸衛俘"。

《公羊·穀梁春秋经》皆作"衛寶"。

漢代《左氏春秋》係屬古文本，《公羊春秋经》係屬今文本；知作"俘"字为古文，作"寶"字为今文。

《左氏春秋经》上的"俘"字，也应该像《说文》的古文一样，加以订正，改成 字。"寶"和"保"在汉代经傳上是今古異文。

至于"寶"字跟"保"字，性質上不過互相通用而已。试看：

《易经·系辞傳下》云："聖人之大寶曰位"。

《释文》云："寶，孟作保"。

《史记·周本纪》云："展九鼎寶玉"。

徐廣云："保作寶"。

《史记·留侯傳》云："取而葆祠之"。

徐廣云："《史记》珍寶字皆作葆"。

凡此所見"寶"和"保"異文，只是互相通用而已，看不出有今古異文的實際存在。古代彝器銘文上"永寶用之"或"永保用之"十分常見，文字相異，性質上也同樣是互相通用，並非屬于完全不同的兩个字。

茲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見于齊地器物)———	俘(《左氏春秋经》)
	(一般行用文字)———	寶(《公羊春秋经》)

(十) 釋"桓""狟"今古異文

《陈逆簋》为陈国器物。陈在古代属于东土地域。铭文中有 字，文曰："陈桓子之裔孙"，当为东土的古文。

這个古文字形，考察到漢代的经傳上，如：

《尚书·牧誓》云："尚桓桓"。

《说文》狟字下引作："尚狟狟"。

《说文》所引《尚书》係古文本，知作"狟"字应为古文，作"桓"字应为今文。至于《孔龢碑》云："爰尚桓桓"，那是依据当时漢代今文《尚书》的字。

魏正始《三体石经·左傳》上的"桓"字古文作 （见馮登府《石经考異》），又《汗简》卷四犬部桓字的古文亦同。

這些都可以证明"桓"字在漢代经籍上的古文确实从犬，与古器物《陈逆簋》上的字形相同。

這个古文也可以補充《说文》古文所未備。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陈逆簋》）	——狟（古文《尚书》）
（一般行用文字）	——桓（今文《尚书》）

（十一）釋"棠""桋"今古異文

《陈逆簋》上復有 字。阮元曰："楎即桋字。桋

通棠。《论语》：申棖，《史记》作：申棠。棠，齐邑也。"阮说是不错的。《史记》所引《论语》係属今文本，知作"棠"字应为今文，作"棖"字应为古文。

棠，齐邑。《陈逆簋》所云"封棖"，就是"封棠"的意思。《左傳》所说："公矢鱼於棠"，"莱共公来棠"，這些"棠"字，如果在古代原来的古文本《左傳》上，都应该写作 。

這个古文形体也可以補充《说文》古文所未備。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陈逆簋》)———	棖(古文《论语》)
	(一般行用文字)———	棠(今文《论语》)

(十二) 釋"陳""墜"今古異文

《陈逆簋》蓋有 字，這是"陈"字，只见上半，下半已经剝蚀，也应该是今东土的古文。

新出魏《石经·尚书·君奭》："惟兹有陈"句里"陈"字的古文作 (据王國维《魏正始石经残石考》)。這个古文形体亦见《汗简》卷六土部，下面都有从土。《陈逆簋》的這个古文形体，恰正相同。

金文所见"陈"字大多作。至于从土的均见于东土

地域的器物上，当然屬于东土的古文無疑。例如：

《陈逆簋》——作

《陈氏裔孫敦》——作

《齊陈曼簋》——作

《陈太公子和子區》——作

《陈猷區》——作

《陈侯午鎛》——作

《陈昉敦》——作

《陈侯因齊敦》——作

《陈御寇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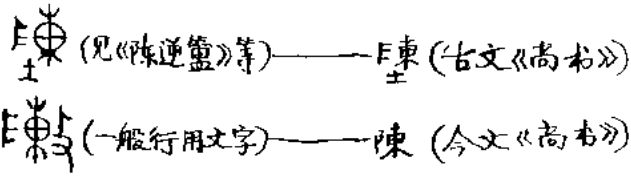
《陈車鍵》——作

《陈金造戈》——作

《陈戈》——作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十三) 释"道""導"今古異文

漢代经傳上"道""導"二字是今文和古文的相異:

《論語·为政》云:"導之以德"。(皇侃本及日本正平本亦均作"導"字。)

宋拓石漢《石经·論語》此句作"道之以德"。(見《熹平石经残字》,在《百一廬金石叢书》)。漢《石经·論語》係用今文本,知作"道"字为今文,作"導"字为古文。

《論語·学而》云:"導千乘之国"。

《漢书·食貨志》卷上:"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漢书》所引作"道"字係当时的今文本《論語》,而作"導"字应屬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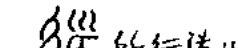
《尚书·顧命》云:"道揚末命"。

《漢书·敘傳》卷下述霍光金日磾傳引:"末命導揚"。

《漢书》所引作"導"字係当时的古文《尚书》,而作"道"字

应属今文。

這些漢代经傳上所见的今文古文相異，考察它们的淵源来歷。先看《说文》道字下说：


所行道也，古文道。

篆文形体从辵的，如《散氏盤》作 ，《寅簋》作 皆是。近于古文形体从寸的，见于东土的器物：

《曾伯黍簋》——作 ，据《攈古录金文》卷三之二谓系"鄫大子巫仕鲁之世所造器"，知属东土鲁地器物。這个从又的寫法就是古代东土的别体古文。

《汗简》卷一寸部有古文作 ，郭忠恕释为"道"字。鄭珍《笺正》云此古文形体乃"以衍配寸，是導字"。鄭说是。

由此可知，古器物銘文上东土的古文 字从又以及见于《说文》的古文 字，必定同样就是漢代经傳上所见的古文"導"字無疑。古文寫法雖略变異，但如不从寸，便从又，那是它们所共同。

兹更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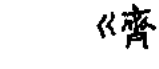
古代　　漢代

（见《曾伯霖簠》）——導（古文《論語》《尚書》）

（見《散氏盤》等）——道（今文《論語》《尚書》）

（十四）釋"且""祖"今古異文

《說文》沒有說起"祖"字的古文怎樣。然而彝器銘文上普遍所見大都如《穆公鼎》作 ，《盨和鐘》作 ；偶然如有增加从的，僅見于东土之：

《齊子仲姜鎛》——作 

《齊侯鐘》——作

因其見于东土地域的器物上，便可以想見从作的性質上就是东土的別体古文。這也是《說文》所沒有記录的古文，現在我們可以加以增補的。

這个古文形体，印証到漢代經籍上：

《儀礼·大射儀》云："且左還"。鄭注云："古文且为阻"。

鄭玄以作"阻"字为古文，作"且"字为今文。其中今文作"且"是對的，古文"阻"字恐有訛误。原始古文必定作""，漢代鄭玄輩误为作"阻"了。

《尚书·堯典》云："黎民阻饑"。

《汉书·食货志》引："黎民祖饑"。

《汉书》所引《尚书》係属古文本，亦可知作"祖"字应为古文。可证流傳至今的本子《堯典》"阻"字确是古文"𠂤且"的訛误所致。

《毛诗·周颂·思文》的《释文》说："馬融注《尚书》作'祖'"。

馬融注的《尚书》係属古文本，亦可知作"祖"字应为古文，而今本《堯典》的"阻"字确是古文"𠂤且"的訛误。

《史记·五帝本纪》云："黎民始饑"。《史记》引作"始"字，更可证明《堯典》的"阻"字，确是古文"𠂤且"之訛。《尔雅·释诂》说："祖，始也"。《史记》所引作"始"，便是依据训诂所改易的字。《儀礼·大射儀》的"且左還"，古文作"祖左還"为是，也应该作"始左還"的解释。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𠂤且	(见齊地器物)———	祖 (古文《尚书》《儀礼》)
且	(一般行用文字)———	且 (今文《尚书》《儀礼》)

(十五) 釋"永""羕"今古異文

《毛诗》云："江之永矣"。

《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诗》曰："江之

漾矣"。

《说文》羕字下引作："江之羕矣"。

這幾条经傳上所见的異文，分析起来，应该認为《说文》跟《韓诗》所引的"漾"或"羕"字为古文，現在本子《毛诗》的"永"字为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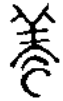
從古代的鼎彝銘文上考察，也是作"羕"字为东土古文，而作"永"字为通行文字。

金文中"永保用之"一句话最为常见。其中把"永"字寫做"羕"字的，只见于下列諸器：

《齊侯鎛鐘》——作

《鄦子妝簋》——作

《陳氏裔孫敦》——作

《陳逆簋》——作 

《孟姜盥匜》——作 ，此器薛尚功谓《古器物銘》云："得于淄之淄川"。則其出土地点在古代为齊地。《齊陳曼簋》的"永"字作 ，与《孟姜盥匜》"羕"字下的从永形近。其间演变之跡，自 而 而 甚为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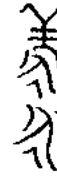
《羕史尊》——作

以上除了《羌史尊》全部銘文僅有六字，其地域難以着落之外，其餘的都可以確定是东土的器物。

据此，《说文》雖沒有说起"羕"字的性質，但是因其都見于古代东土地域的器物上，就可以证明"羕"字必定就是"永"字的东土别体古文無疑。這也是《说文》所沒有收录的古文，現在我们可以加以增補的。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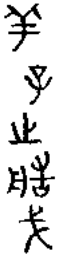


（兒齊·许·陈器）——羕（《说文》引《诗》及《韓诗》）

（一般行用文字）——永（今本《毛诗》）

（十六）釋《羕保之造戈》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八有《羊子戈》。阮元据朱筠的考釋作"羊子之船戈"，恐非是。其銘文如下：



我認为這銘文应当作"羕保之船戈"五字。

頭上二个字，都已有剥蚀，不能见整个的字形。 下的斜划偏向左面，可知决非 字，应当释为"羔"字，才能够符合于下面的从 而復有残缺。"子"字的位置安在稍偏的右面，它的左面必定還有所从，可知决非"子"字，应当释为 字才對。

"羔"字原是"永"字的古文，就是金文中常常见到的"永保用之"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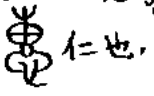
制作這件器物的人，未必文人学士，也不想鑄上自己的名字，便使用金文中極通俗的一句，意思当作一件傳世的宝器吧了。

其餘的"之造戈"三个字，明白清楚，不成问題。不過"造"字作 ，也是一个别体古文，与《说文》的古文形体相同。

銘文之中既然有了這樣二个古文的字，自然是东土地域所制作的器物無疑。所以它的出土地点，据阮元所记录是"曲阜顏氏得之周公廟中"。曲阜正属于古代东土，行用古文的地域。

(十七) 釋"惠""慧"今古異文

《说文》惠字下云：



這条《说文》恐怕顛倒了；应该作 字是西土文字，作 字是东土古文。因为见于古代西土的器物上均如下形：

《晉姜鼎》——作

《盂和鐘》——作

《条伯戎敦》——作

《无專鼎》——作 ，舊释作"專"字，還不正确。实在"叀"或"惠"字。此亦西土宗周器。无叀为周宣王时臣。

這幾个形体都跟《说文》所谓古文相近似，就知许慎称为古文不對，是顛倒了，应该性質上属于西土文字。见于东土器物上，如：

《齊侯壺》——作

《齊侯鎛》——作

《王孫鐘》——作

《邾大宰簋》——作

這幾个形体都跟《说文》篆文作 的形体相同，即知《说文》雖沒有说起它是古文，按其实際确是行用于东土地域的古文無疑。這是我们根据古器物上文字，可以订正《说文》顛倒之误。

据此再印证到漢代的经籍上：

《论语·衛靈公》云："小慧"。《释文》引鄭玄注：

"鲁读慧为惠，今从古"。

郑玄以作"惠"字为今文《鲁论》，作"慧"字为古文。为什麽"惠"字的古文会作"慧"呢？拿来和《说文》比较，即可知郑玄所据古文《论语》的"慧"字，一定就是《说文》的古文 字無疑。

我们已经知道《说文》的古文和篆文原是互相颠倒而弄错了。现在郑玄所称《论语》上這二字的今古之别，和《说文》的颠倒剛剛错得相同。于此即可明白漢代古文家郑玄和《说文》的古文来歷属于同一系统之物，所以颠倒错误得也会一樣。再看《说文》叀字下云：

杜林说："轉，叀或从彗"。

杜林说以为"叀"字应当作"彗"字。這个"彗"字就是漢代古文家杜林的漆书古文。把"彗"字当做古文，实際也是弄错了。于此更加可以证明凡杜林、许慎、郑玄輩的古文原来都属于同一系统之物，所以他们颠倒错误也会得一模一樣。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东土齊器) ————	惠(《鲁论》)
	(见西土《晉姜鼎》等器)——	慧(《古论》)

（十八）釋"邾婁"與"邾"今古異文

《说文》中没有说起"邾"字的古文形体如何。可是金文所见有如下的形体，其地域都在东土。如：

《邾公華鐘》——作 ，《左傳》隐公元年杜预注说："邾，今魯國邹縣。邾國是古代东土魯國鄰近的一个诸侯小國。

《邾公牼鐘》——作

又《邾公牼鐘》——作

《邾伯鼻》——作

《邾伯御戈鼎》——作

《邾友父鼎》——作

《邾太宰编鐘》——作

《邾君求编鐘》——作

《邾末佳鼎》——作

《邾討鼎》——作

《魯伯愈父鬲》——作

《魯伯愈父匜》——作

《杞伯敏父敦》——作 ，杞亦东土之國，杞伯器多出土山东新泰縣。

《杞伯敏父鼎》——作

《杞伯敏父壺》——作

《邾公剑鐘》——作 ，东土器物惟此及《邾戈》从邑作"邾"。

《邾戈》——作

以上邾、魯、杞等器地域都在东土，可以证明 字性質必定就是古代东土地域的古文無疑。這也是《说文》所未收象的古文，我们可以据此而加以增補的。

這个古代东土的古文，印证到漢代的经籍上：

《左氏春秋经》隐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羊春秋经》隐公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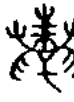
《左氏春秋》係古文本，《公羊春秋经》係今文本，可知作"邾"字应为古文，作"邾婁"二字应为今文。

为什麽经傳所见古文作"邾"而今文会作"邾婁"呢？恐怕作"邾婁"实在就是把 的形体误认分做二字而后成功的。 释作"邾"字。 照理可作"屦"字，可是公羊家不識得古文，就以形体约略相近释作"婁"字了！

《汗簡》收录"婁"字的古文便有作 形的，和這个古文形体非常近似。由此推知，把 误認做"婁"的可能性确屬存在的。

原始的古文本《春秋经》上必定作 ，跟彝器上所见应該符合。漢代《左氏》家作"邾"字原是對的；《公羊》家随便作"邾婁"二字就未免于误释了。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见邾、魯、杞器)	——邾婁 (《公羊春秋经》)
(篆文)	——邾 (《左氏春秋经》)

(十九) 釋"聖""聲"今古異文

《汗簡》卷五耳部谓"聖"字之古文作 ，並谓"亦作聲"。郭忠恕以作"聖"及"聲"字为古文，作"聖"字为今文。

這二个今古異文的字印证到漢代经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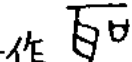
文公十七年《左氏春秋经》云："葬我小君聲姜"。

文公十七年《公羊春秋经》云："葬我小君聖姜"。

文公十七年《穀梁春秋经》云："葬我小君聲姜"。

這是《左氏》及《穀梁》的《春秋经》作"聲"字，应为古文；《公羊》的《春秋经》作"聖"字，应为今文。

這二个今古異文考察到古代彝器銘文：

《齊子仲姜鎛》——作 

《曾伯黍簋》——作

這二件都是东土地域的器物，因而可知這樣的寫法性質上应为屬于东土的古文無疑。

《齊子仲姜鎛》有"聖叔""聖姜"。吳大澂据張仲達的說法是："即聲叔、聲姜。聖本字，聲假借字。《說文》：'聖，通也，从耳呈声。'《風俗通》：'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地'"。這樣的講法有一定的道理。可知古时候"聖"与"聲"二字原本假借相通。漢代的《左氏》家認得這个古文，知其相通之故，故《左氏》家把這个古文形体寫在《春秋经》上能的作"聲"字；《公羊》家沒有識此古文，不知其与"聲"字假借本通，便僅僅依据形体寫在《春秋经》上作"聖"字了。

《汗簡》记录了"聖"字的古文異体后，並謂"亦作聲"，意思也包含"聖""聲"二字原屬假借可通。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汉代

（见齊、曾诸器）——聖（《公羊春秋经》）

（篆文）——————聲（《左氏嚳梁春秋经》）

《汗简》卷五耳部更有聽字，云：

聽亦作聖。

此亦《汗简》所著录"聖"字的一種古文形体。鄭珍《笺正》谓："认聖合，作聽無義。《碧落碑》'聲'字作 ，与此相似。"鄭说未谛，实宜作"聽"字为妥。征之古金文，如：

《齊侯鎛》——作

《齊侯中鎛》——作

形体与"聖"，雖有符合處，实際应释作"聽"字。于文義亦以作"聽"字为宜。二鎛銘文皆称"聽命于天子"，句中用字，惟释为"聽"，始能妥適。這種聽字的寫法也是东土地域的别体古文。

（二十）釋"越""粵"今古異文

漢代经籍上"越""粵"为今古異文：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乃遂如越"。

《漢书·五行志》卷中之上："身奔於粵"。

《漢书》所引《左傳》应为古文本，知作"粵"字为古文，作"越"字为今文。

《尚书·大诰》云："越茲蠢"。

魏《石经·尚书·大诰》古文作"粵"字。

此亦魏三体《石经》所用《尚书》作"粵"字为古文，而今本《大诰》作"越"字为今文。

這漢代的今古異文，考察到古代彝器文字。见于一般器物上，均作"粵"字，如：

《毛公鼎》——作 ，文曰："粵四方"。

《盂鼎》——作 ，文曰："粵殷正"。

《靜敦》——作 ，文曰："粵八月"。

《师遽敦》——作 ，文曰："粵四方"。

以上皆在西土的器物上。只有见于东土的器物上有"越"字：

《许子鐘》——作 ，文曰："越越万年，無期眉寿"。许國名，地点接近东土齊魯。

据此可知，作"越"字的性質上必定属于行用于东土地域的古文别体無疑。同属一字，音義俱無有異，而东西二土寫法乃绝然異致。

原来古代书写在《左傳》中的，文字上必定用和东土《许子鐘》所见的形体相同，此可断言。漢初流傳的《左傳》原本上必定作"越"字的。然而漢代後来的《左氏》古文家知道"越""粤"属于同字而異形，便有理由在《左傳》上改寫作"粤"字，以適应一般習慣常用字之例。傳授《尚书》的古文家也因为同樣的緣故，把《大诰》上原本的"越"字，改寫成为像三体《石经》古文的"粤"字。

兹更列表如下：

古代		漢代
	(古文见《许子鐘》)———	越(今本《左傳》《大诰》)
	(见《盂鼎》等器)———	粤(漢代《左傳》及魏《石经》)

此又由于原始文字上假借相通，後世致成顛倒之一例。古器物文字粤(籀西)而越(古東)，流傳至于经籍，乃成越(今文)而粤(古文)矣。

漢代古文家字學的來歷

《说文》所记古文的来歷上有沒有根据過古时鼎彝銘文呢？從前吳大澂说："郡國所出鼎彝，许氏实未之见"（《说文古籀補敍》）。陈介祺说："《说文》古文，多不似今之鐘鼎，亦不说某为鐘鼎某字，必嚮揖以前，古器字無壇墨傳佈，许氏未能足征"（《说文古籀補敍》）。事实上這个问题的答案，並不完全和吳、陈二家的見地符合。

漢代的确有鼎彝的出土，例如：

《美陽鼎》（见《漢书·郊祀志》）。

《齊桓公銅器》（见《漢书·郊祀志》）。

《仲山甫鼎》（见《後漢书·窦憲傳》）。

《周召公鼎》（见《文選·刘淵銘注》引蔡邕《銘论》）。

《汾陰鼎》（见《漢书·郊祀志》）。

《王雒山宝鼎》（见《後漢书·明帝紀》永平

六年)。

《楚武王銅器》(見《史记·楚世家》注引《皇覽》)。

其他未见于记載的想必還有。這些鼎彝文字跟《说文》古文之间関係程度怎樣?《说文序》說:

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许慎自己說:鼎彝銘文和《说文》的古文是"皆自相似"。"相似"就是相同之中更有不同的意思。《说文序》這句和它所称"籀文与古文或異",又称"奇字即古文而異",句法一樣。"相似"就是等于"或異"。《说文序》這樣講,把同異分别得非常清楚,实在跟古代实際情况是適合的。照我所考察,《说文》古文見于古代东土的鼎彝銘文上,原来是行用限于东土地域的别体字;如果和一般的銘文比較,文字上的确不是完全相同。可見《说文序》所称"相似",正足以見许慎的措辭正确。许慎当初必定見過鼎彝,作過同異的比較才能够如此说。

這樣,《说文》古文照理应該就有出于鼎彝的可能吧!

但也並不。许慎雖然参考鼎彝,可是全部古文的来源却别有所据。只要看《说文序》接下去说:

雖匝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匝，不可也。古文雖則与鼎彝文字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鼎彝上對于古文還"不可復見遠流"。可見古文的来歷，许慎自己明明說出要完全依据鼎彝材料還是不足的的。

西漢时候識得古文的人要多些。太史公就是年十歲即能诵古文。孔安国把古文《尚书》读成为今文，又把《论语》隸写成为今文以傳诵，当然也是認得古文的人。西漢初年張蒼、賈谊所傳授的《春秋》，伏生傳授的《尚书》，沒有一種不是古文本。等到时代愈後，今文本经傳流行了，于是識古文的本領便成为一種專门知識，于是有了古文学派和人物產生。东漢时代的古文家就把傳授古文当做專業。许慎《說文》里所保存的古文，便和东漢古文家们所知道的古文屬于同一个系統的东西。

開創這古文学派的人，最密切有關的当然首推杜林。《後漢书·杜林傳》說：

> 林少好学沈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学。……河南鄭兴，东海衛宏皆長于古学。兴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曰："林得兴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翕然而服。濟南徐巡師事宏，後皆更從林受学。

> 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衡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無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可知当时推動"古文遂行"出于杜林的力量。這时候像鄭兴、衛宏、徐巡輩都为了杜林能創通古文，而願意向他受学。從此便創立了古文家這樣一个重要的学派。

杜林不僅僅握持西州所得的漆书而已。他是極有成绩，運用漆书去貫通古文，知道今文隸书某字等于古文《尚书》原字作某，對于貫通古文極有用處。所以他能做到了"古文遂行"的地步。

這时候已经不像西漢初年。認得古文的人凋谢殆盡。幸而杜林起来重振坠緒，使得一脈古文之学，不至于垂绝。所以他感慨地说："林流离兵亂，常恐斯经將绝，何意东海衡子、济南徐生復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

杜林古文之学跟他外祖張敞有関係可尋。《漢书·藝文志》说：

《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詁。

関于漢時候能通讀《倉頡篇》的，《說文序》的記載和這里《漢志》略略有些分別。

《說文序》概略地敘述"宣帝時召通《倉頡》讀者"，而着重在平帝時"征礼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楊雄采以作《訓纂篇》"。這里《漢志》敘述揚雄作《訓纂》外，更详細地記載了張敞·杜林也能够"正讀《蒼頡》古字"。

《漢志》說："征齊人能正讀者"。为什麼征召了东土齊人正讀《倉頡》後会産生張敞·杜林的字学呢？即此可证杜林古文的来歷在于古代东土地域的古文。齊人因为地域上淵源，所以能够"正讀"齊魯的文字。

《說文》里征引"杜林說"有多条。杜林所說的字，应即古代东土的古文，跟《說文》所記古文性質上原是一樣，可以拿来補充《說文》古文所未備。例如：

(一)《說文》構字下云：

蓋也，杜林以為椽桷字。

這是篆文作"構"字而杜林以為作"桷"字。再看《說文》云：

> 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

許慎認為作"桷"屬于齊魯的文字，即可証明杜林所說的"桷"字確係古代东土地域的古文。

(二)《說文》 字下云：

> 車軸耑也。杜林說：轪，或从彗。

這是篆文""字而杜林以為作"彗"或"轪"字。《經典釋文》引《論語》鄭玄注說：

> 魯讀慧為惠，今从古。

鄭玄以作"惠"字為《魯論》今文，作"慧"字為古文。据此可知篆文作""即"惠"字者，符合于今文；杜林所說作"彗"亦即"慧"字者，屬于古文了。

(三)《說文》耿字下云：

> 耳著頰也。杜林說：耿光。

這一条杜林说，证以古文《尚书》，试看：

《尚书·立政》云："以觀文王之耿光"。

漢熹平《石经·尚书·立政》中"耿光"作"鮮光"。

《漢石经·尚书》係用今文本，知作"鮮"字为今文，作"耿"字为古文。据此可证杜林作"耿"字确是《尚书》里的古文。

（四）《说文》𠦂字下云：

匽𠦂也，读若朝。揚雄说：匽朝虫名。杜林以为朝旦，非是。

這一条揚雄说和杜林说互異。杜以为"𠦂"是"朝旦"的"朝"字；而揚雄不如此，解释做"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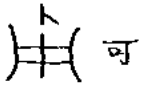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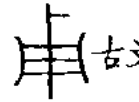
其实杜林所说"𠦂"字，确是"朝"字的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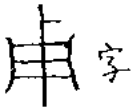
《汗簡》卷中之一，日部下谓"朝"字的古文作 。

可知杜林字学渊源确实在于古代东土古文，所以杜林的解释能够跟《汗簡》所记"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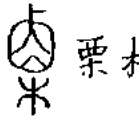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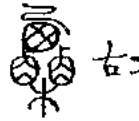
"鼂"二字今文古文相異的分別，適相符合。

(五)《說文》用字下云：


可施行也。衛宏說：  古文用。

《說文》此条征引衛宏說，係用来說明古文  字。衛宏原亦傳授杜林古文的。

(六)《說文》棗字下云：

 栗木也，  古文棗。徐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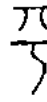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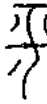
木至西方戰栗也。

《說文》此条举出"棗"字有古文的講法，也說明是依据徐巡所說。徐巡原係傳授杜林古文的。

(七)《說文》曾引爰礼說。按《說文序》講過：

> 孝宣皇帝时，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礼，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可知爰礼、秦近輩的字学跟張敞、杜鄴、杜林輩在同一个系統之中。《說文》說：

 语平舒也。爰礼说：  古文平如此。

《说文》征引爰礼之说，就是用来解释古文 字。可见爰礼的字学，确是属于古文無疑。

《说文》還有一条，可以互相印证：

辩别也。 古文采。

疑作 作 或作 都属于古文。它的今文就另作"辨"字。试看《尚书》的今文和古文的分别：

《尧典》："平章百姓"。《史记·五帝本纪》的《索隐》谓："今文作辨章"。

今文作"辨"而古文作 曾经见于汉时的《尚书》上。這一个古文的寫法豈不是"平"字一模一樣嗎？于此可知许慎根据爰礼所说的 字即 字，在《尚书》上所见实即古文"平"字。

論奇字淵源西土籀文

通常我们对于古文·奇字这二个名词，了解得很不确切，只当做混称古奥的字。其实這在漢代本来有分别。《说文序》说：

> 及亡新居攝，……頗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许慎明明分出"奇字"与"古文"有異。這種分别，实際是说明了漢代小学流别中存在二个不同的系统。

古文家派的字学專门用来替漢代的人通读各種古文本的经傳而服务，附属于经傳而存在的一个文字学流派。

奇字学是代表当时正统的研究文字学的一个主要的派别，可以叫做字学正宗。

(一) 創通奇字出于揚雄　《漢书·揚雄傳》说：

廼刘棻嘗從雄学奇字。

可见能够通晓奇字学的人原来就是揚雄。《漢志·六藝略》小学類著录有：

《揚雄蒼頡训纂》一篇

《杜林蒼頡训纂》一篇

同樣所谓《蒼頡训纂》，要分别揚雄和杜林兩家。這也可见揚雄和杜林的字学确实有不同處，所以会得各有一部《训纂》编著的必要。

（二）揚雄奇字的來歷　《说文序》说：

> 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揚雄采以作《训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載，略存之矣。

据此，揚雄《训纂篇》所采据的遠源在《倉頡篇》。所谓《倉頡篇》，依据《漢志》所说乃是并合《倉頡》、《爰歷》《博学》三篇而成。而這三篇呢！照《漢志》和《说文序》又都说是"取《史籀》大篆"而加"省改"，实在又同出于《史籀篇》。那末揚雄奇字学的淵源就極其深遠，最早应該推源直溯到《史籀篇》了。

揚雄能够作《蒼頡训纂》，也像以前李斯省改

《史籀》以为《倉頡》，趙高者改《史籀》《倉頡》以为《爰歷》，胡毋敬者改《史籀》《倉頡》《爰歷》以为《博學》。揚雄的著作《训纂》，那又是者改了前此《史籀》《倉頡》以下十四篇而编纂成功。

文字随时演变。大凡著作字书，本来应该依照其时行用的字，而把前此字书加以者改，除去已廢不用的，加增新造的字。《說文序》称《倉頡》《爰歷》《博學》的"皆取《史籀》大篆，或頗者改"，就指每一个时期文字的有廢除或增加而说。《漢志》说：

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

所謂"取其有用"也就是指增者取捨的意思。所以论到漢代小学源流中的位置，揚雄应该属于一个正统派。揚雄奇字可以推源直到古遠的《史籀篇》；從《史籀》《倉頡》一线演变下来，于是揚雄適应时代而著作《训纂》。

(三) 奇字淵源史籀　《說文序》說：

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異。

《漢志》称《史籀篇》也說：

与壁中古文或異。

這二条都以为古时《史籀篇》和古文的字体相異。但是漢代字学源流中我们也知道奇字与古文相異

的。《說文序》說：

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據此，《史籀》和奇字都相異于古文。由此不難想見：漢代的奇字必定就是古代的《史籀》。除了時間上先後，文字有自然的演變外，《史籀》應該沿襲下來等于奇字之學；獨有古文那是別出于此而另外自成為一个系統。

唐張懷瓘說：

奇字即籀文，其跡有《石鼓》文存。

《史籀》的文字頗有見于《石鼓》上，這是對的。但張氏說"奇字即籀文"，這又明顯地指出揚雄奇字淵源確實遠在于《史籀》了。

《說文》舉出的奇字有五處，其中"𠂤"字下云：

𠂤籀文𠂤，从二子；一曰𠂤即奇字𠂤。

"𠂤"字的性質既然是籀文，然而亦即是奇字。那末所謂籀文，豈非便等于所謂奇字嗎？這又足征揚雄的奇字淵源確實在于《史籀》。

明瞭了奇字的淵源，再看《揚子法言·吾子篇》說：

或欲学《史籀》《倉頡》，曰：史乎！史乎！
愈于妄闚也。

揚雄原是能够通曉《史籀》《倉頡》的文字，奇字的淵源就在于此，所以会得有人要向他学習吧！

所以在漢代古文家之外，我們尚須明瞭其时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派，淵源《史籀篇》的揚雄奇字之学。我們探討漢代小学源流，對于古文家固然必須注意，對于奇字一派也不能忽略過去。

從奇字淵源于《史籀》就可以理解《史籀篇》为什麼会得亡逸在新莽的时候。《漢志》說：

《史籀》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

建武是後漢光武帝的年号。唐元度《十体书势》說：

秦时焚书，惟《易》与《史籀》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说解，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体而已。

說"因亂"而致"亡失"，恐怕還是片面的理由。這亡佚的时间可以注意。不在稍前或者稍後，剛在古文家派將要兴盛起来的王莽时候，就可以看出反乎古文家的奇字派，其时自然比不上古文家勢力雄厚。二派的一消一長，因此就影响到

奇字所渊源的《史籀篇》其时不流行，不久遂致亡佚。

后来在建武中重新获得佚存的《史籀》九篇。书已断简残编，字形大家都不认识，只能通晓其中"十有二三"。这时候"说解"创通之功出于精通的章帝时候的王育。但是王育原来是習奇字的人。《说文》所引奇字"无"字下有"王育说"，即可为王育習奇字的证明。王育曾習奇字而能够"说解"《史籀》，这又是奇字渊源在于《史籀篇》的确证。

（四）奇字與古代西土地域　既然知道了奇字渊源在于《史籀篇》，而《史篇》文字大都见于古代西土彝器铭文以及《石鼓》《秦刻石》上，原係属于西土地域行用的文字。那末，汉代扬雄奇字之学所研究的對象，必定就是古代西土地域的文字無疑。

扬雄著作《训纂》，根据《说文序》講是采取《史籀》《仓颉》以下各篇而成功的。《史籀篇》本文固然属于西土的文字，估计必定出于当时西土的人所造作的书；但是《史籀》以後各篇字书的造作者，竟然也有不少出于西土的人。如：

《仓颉》——李斯作，秦丞相；

《爰歷》——趙高作，秦中車府令；
《博学》——胡毋敬作，秦太史令；
《凡將》——司馬相如作，蜀郡成都人；
《倉頡训纂》——揚雄作，蜀郡成都人；
《倉頡训纂》——杜林作，扶風茂陵人。

以上秦、蜀、扶風等地沒有一處不是偏在西土（杜林雖是西土人，猜想杜林起初或者同時是熟悉西土文字）。這層地域関係的産生，大概就因为古代有籀西古东的緣故，西土便向来有一线下来的人從事于字学的研究。揚雄能够著作《训纂》，不過沿袭西土向来這一系字学研究的成果而来。

揚雄的《方言·答劉歆书》說：

> 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嘗聞先代轺軒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训詁，猶見轺軒之使所奏言。

据此，所謂"奏籍之书"原本是字学的书，也是训詁书。"奏"与"籀"音近。"奏籍"疑即"籀读"书籍的意思。"奏籍之书"恐怕实際就是指《史籀篇》一類的书也未可知。其中所謂有训詁，疑亦即指《史籀篇》里附帶

的说解。"輶軒之使"始亦史官之流亚，所谓籀书的太史了。這些字书的资料古代保藏于"周、秦之室"，是當时的官府，地点属于西土地域，後来在漢代和揚雄同道研究的，便是：

嚴君平——蜀人；

林閭、翁孺——臨エ人。

地都是西土的人物。這又可見揚雄的奇字之学，在地域上与西土的淵源關係何等深切。

《說文》所引"揚雄說"有多条。其实揚雄所說就是古代的西土籀文，跟《說文》所記籀文性質上是一樣的，可以補充《說文》籀文所未備。

(一)《說文》臙字下云：

無骨腊也。揚雄說：鳥腊也。

《周礼》有臙判。

"臙"字可以解释做"鳥腊也"，原来是根据揚雄所說。其实試看《說文》昔字下云：

乾肉也。
籀文从肉。

《說文》這条与臙字下所引的揚雄說互相符合。

籀文作 和揚雄所说"鳥腊"的"腊"字，形体实際相同。這就可以证明籀文的字确是揚雄字学的淵源所本。

反之，古文与之相異，所以古文的字頗为多見的《周礼》里有"臘"字，不作"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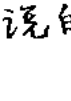
(二)《說文》顁字下云：

低頭也。太史卜书：顁仰字如此。揚雄曰：人而顁。

所謂"太史卜书"疑即与"大史籀书"的意思相近。恐怕"顁"字原来也就是《史籀篇》里的字。這个籀文的解释时候要采取揚雄的說法，這又可見漢代能够通曉《史篇》文字的应該就是揚雄的奇字之学。

(三)《說文》摯字下云：

手摯也。揚雄曰：摯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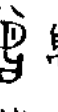
這个揚雄所說的  字，应当也是西土的籀文，而与古文不同。《儀礼·士喪礼》鄭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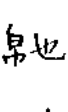
古文𣪊作捥。

鄭玄以作"捥"字为古文，作"𣪊"字为今文。据此可知揚雄所说的"𣪊"字，显系同于漢代经傳上的今文，並不屬于古文。

奇字淵源于西土籀文，所以揚雄说的字同于漢代今文，而不同于古文。

(四)《说文》繒字下云：

帛也。  籀文繒，从宰者。揚雄以为漢律祠宗丹书者。

這一条揚雄说是用来申说籀文"  "字。因为揚雄奇字淵源于籀文，故揚雄所说可以用来補充说明這个籀文。

(五)《说文》 字下云：

 揚雄说以为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亡新以为从三日，太盛，改为三田。

照《说文序》所说："及亡新居攝，頗改定古文。"可知""字亦当就是新莽时候所改定的古文之一。《说文》征引揚雄说是用来解说""字，不是新莽古文

的"豐"字。這也可見揚雄奇字別有淵源，与古文相異。

(六)《說文》蔽字下云：

蔽也。杜林以为竹箕；揚雄以为蒲器。

這一条揚雄說与杜林說互異，也可以見揚雄奇字与杜林古文为不同一系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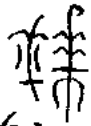
(七)《說文》拜字下云：

首至地也。揚雄說：拜从两手下；古文拜。

因为奇字淵源于《史籀》，屬于古代西土地域的文字，故此条揚雄說与古文的不同，我们也能够分别地域上行用于西土或者东土。

考《汗簡》拜字的古文作，这系出自《說文》。知今本《說文》古文形体应据《汗簡》订正。這是見于东土之：

《齊侯鐘》——作亦作。

《齊侯鎛鐘》——作  。

《齊侯壺》——作

揚雄作 ，見于西土下列諸器：

《曶鼎》——作

《季娟鼎》——作

《伯裕父鼎》——作

《匽鼎》——作

《克鼎》——作

《師奎父鼎》——作

《頌鼎》——作

《頌壺》——作

《無㠯敦》——作

《說文》"讀若"本字古文舉例

清人段玉裁著《周禮漢讀考·自序》謂：漢時學者稱"讀為"或"讀曰"等辭語，有擬其音，亦有改其字者。言之明晰，固无疑義。頃余探索《說文》中"讀若"字，與段氏從事旨趣稍異。蓋段氏重在漢儒申經注之岐讀，而鄙懷乃在証實漢世古文與今文之文字相異。以為其間《說文》本字當屬古文，而讀若之字即屬今文。許慎所以用"讀若"稱者，實即《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稱用"讀"字，意義相等。猶指經籍上古代東土齊魯地域古文本子《尚書》上某字，至漢武帝時孔安國改易以今文隸書則作某字，情況實同，意義相等也。

《說文》中"讀若"字，無慮上百條，非謂每條皆係古文與今文之異。實際估計屬于古

文與今文之相異，當占不少。本文疏釋，僅連十之一二；發凡起例，亦僅舉証未意而已。

𥫱，明視以筭之，讀若筭。

按《一切經音義》卷三："筭，古文作𥫱。"《六書故》引蜀本《說文》"筭"字之古文亦作"𥫱"字。釋玄應以作"𥫱"字為古文，作"筭"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𥫱"為古文，讀若作"筭"字為今文。

𤣩，玉也，讀若禹。

按揚雄《長楊賦》："拮隔鳴球"。李善注引韋昭曰："古文隔為𤣩"。此"𤣩"字與"𤣩"形近，韋昭以為古文；"隔"與"禹"亦形近，以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𤣩"為古文，讀若作"禹"字為今文。

𠂤，辨別也，讀若辨。

按《說文》"𠂤"下云："𠂤古文辨字。"許慎以作"𠂤"字為古文，作"辨"

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耒"字古文，讀若作"辨"字為今文。

臤 又 牛，牛很不從牽也，讀若賢。

按《說文》卷三下"臤"字云："古文以為賢字。"許慎以作"臤"字為古文，作"賢"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臤"，者即"臤"字為古文，讀若作"賢"字為今文。

口口，驚呼也，讀若讙。

按衛宏《古文官书》（見馬國翰輯本）云："讙古文作口口"。衛宏以作"口口"字為古文，作"讙"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口口"字為古文，讀若作"讙"字為今文。

㠯 㠯 又，亂也，讀若攘。

按郭忠恕《汗簡》卷一口部以為"㠯又"字即"攘"字之古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㠯"與"㠯"形近為古文，讀若作"攘"為今文。

趮 走，走也，讀若《詩》："威儀秩秩。"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古文秩為載。"（監本作"抶"誤，當从錢大昕、胡承珙訂正。）鄭玄以作"載"字為古文，作"秩"字為今文。据此知《說文》本字作"趩"省即"載"字為古文，讀若作"秩"字為今文。

趩，行聲也，讀若敕。

按《水經·淯水注》："溴水時人謂之敕水。"酈道元以古"溴"字後世改寫作"敕"字。据此知《說文》本字作"趩"與"溴"形近，俱从異為古文，讀若作"敕"字為晚出今文。

遝，不行也，讀若住。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章懷注云："迮，古住字。"章懷以作"迮"字為古文，作"住"字為今文。《說文》"遝"字下即出"迮"，引音義相近，本屬一字，皆古文。据此知《說文》本字作"遝"與"迮"同為古文，讀若作"住"字為今文。

辛，辠也，讀若愆。

按《廣韻》卷二仙部："愆過也，辛古文。"陳彭年以作"辛"字為古文，作"愆"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辛"字為古文，讀若作"愆"字為今文。

言言，疾言也，讀若譖。

按《六書正譌》云："言言从三言，會意，隸作譖。"隸書即漢代之今文。此以作"言言"字為古文，作"譖"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言言"字為古文，讀若作"譖"字為今文。

㕣攴，擊也，讀若扣。

按《一切經音義》一《論語》"以杖扣其脛"注云："扣《三蒼》作攴。"釋玄應以作"攴"字為《三蒼》之古文，作"扣"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㕣攴"字為古文，讀若作"扣"字為今文。

目目，左右視也，讀若瞿。

按《說文》懼字下云："㤅古文"。許慎以作"㤅"字為古文，作"懼"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㤅"，即"㤅"字省去从心，為古文，讀若作"讎"，亦省从心，為今文。

脉，齊人謂臞脉也，讀若休止。

按《廣韻》卷二尤部云："脉俗作脙"。陳彭年以作"脉"字為古文，作"脙"字為今文俗字。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脉"為古文，讀若作"休"為"脙"字省，為今文。

鈸，持也，讀若琴。

按《說文》琴字下云："㻱古文琴，从金。"許慎以作"㻱"字為古文，作"琴"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鈸"與"㻱"形近，均从金，為古文，讀若作"琴"字為今文。

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書，讀與記同。

按《玉篇》卷十八辵部云："辺今作記"。顧野王以作"辺"字為古文，作"

記"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辺"字為古文，讀若作"記"字為今文。

，气行皃，讀若倣。

按《漢書·韋賢傳》云："萬國遌平"，顏注："遌古倣字。"顏師古以作"遌"字為古文，作"倣"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遌"字為古文，讀若作"倣"字為今文。

，飯剛柔不調，讀若適。

按《玉篇》卷十五皂部云："今作適"。顧野王以作""字為古文，作"適"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字為古文，讀若作"適"字為今文。

，厚也，讀若篤。

按《汗簡》卷二竹部云："古《論語》篤作竺。"郭忠恕以作"竺"字為古文，作"篤"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與"竺"殆同一之字，均為古文，讀若作"篤"字為今文。

㬎，用也，讀若庸。

按《玉篇》卷十五高部《廣韻》卷一鍾韻皆以"㬎"字為"庸"字之古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㬎"為古文，讀若作"庸"字為今文。

㞢，立也，讀若樹。

按《玉篇》卷三人部作"倢"云："今作樹。顧野王以作"㞢"字為古文，作"樹"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㞢"殆"倢"之省，為古文，讀若作"樹"字為今文。

㶳，廡也，讀若鹵。

按衛宏《古文官書》（馬輯本）云："㶳鹵同。"衛宏以作"㶳"字為古文，作"鹵"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㶳"字即"㶳"字為古文，讀若作"鹵"字為今文。

㚔，大也，讀若弼。

按《說文》弼字下云："弼古文或如㚔。"許慎以作"㚔"字為古文，作"弼"字為

今文。据此知《說文》本字作" "與" "形近，應為古文，讀若作"弼"字與"弼"亦形近，應為古文。

，察視也，讀若鐮。

按《玉篇》卷三見部云："今作廉"。顧野王以作""字為古文，作"廉"字為今文。据此知《說文》本字作""字為古文，讀若作"鐮"者即"廉"字為今文。

，閉也，讀若杜。

按《一切經音義》卷五云："杜古文同"。釋玄應以作""字為古文，作"杜"字為今文。据此知《說文》本字作""為古文，讀若作"杜"字為今文。

，咽也，讀若快。

按《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亦快字也。"釋玄應引《三蒼》古字乃作""，則作"快"字應為今文。据此知《說文》本字作""為古文，讀若作"快"字為今文。

睩，目睩謹也，讀若鹿。

按《說文》卷六林部麤下云："麤古文从录"。許慎以作"麤"字為古文，作"麤"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本字作"睩"與"麤"形近，均从录，為古文，讀若作"鹿"即"麤"字者，為今文。

前人對于《說文》中讀若字有過種種說法。例如段玉裁說：

> 凡言讀若者，皆擬其音也；凡傳注言讀為者，皆易其字也。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為，有讀若。讀為亦言讀曰，讀若亦言讀如。字書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為也。（《說文》麤字下注）

段氏的《周禮漢讀考敘》也有同樣意思的話，以為讀若"擬其音"。王筠《說文釋例》說：

> 云讀若者，明其音也；云讀為者，改其字也。《說文》無讀為者，逐字為音，與說經不同也。然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

假借者，不可一概論也。（卷十一《讀若直指》）。

王氏就以為讀若有"弟明其音"，也有"兼明假借"。嚴章福說：

許言讀若，皆古文假借，非擬其音也。（《說文校議議》㬎字下）。

嚴氏又以為"皆古文假借"，并非"擬其音"。此外張行孚《說文讀若例》和王筠說法大体相同。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也有相近的講法。現在我們對于以上幾說有贊同處，也不能完全贊同。因為今文和古文相異，聲音上却不少二字相同，字義也往往相合，更有不少未始不可以把今古異文當作假借相通来看待。所以不能贊同以上諸說，就是這些條件之外，更有讀若字中有部份本質上實在是今文和古文的相異，關鍵在于此。古代經籍上某字，到漢代改易讀為今文作某字。這一層他們沒有體會到。

主張《說文》讀若字為"擬其音"的段玉裁，在"望讀若皇"一條注說："此等字皆未必有之，專釋古經古文也。"單看這話，可見

段氏不但沒有專持〝擬其音〟之說，並且明顯地主張讀若字中有一部份〝專釋古經古文〟，倒和鄙說讀若字中有部份今文與古文相異的見地符合。〝專釋古經古字〟自然指《說文》本字為古文經籍上古文，讀若其字為今文經籍上隸書今文了。